



□ 12
3780
1



尚書大
傳記證

光緒丙申
師伏堂棨

<99-846>

自序

自暴秦燔坑經義堙燬而易主卜筮詩存諷誦春秋未著竹帛禮
樂本無成書推原廢興匪咎煨燼惟尚書一經上紀五家邈乎百
篇末由再覩斯文未喪一老慈遺著錄本於秦官發藏先於孔壁
五三六經之旨如日中天二十八篇之文比宿北斗若夫別撰大
義不盡發明本經而歐張傳授皆出高足劉班畧志首列傳名漢
世四家言詩二戴述禮公羊經旨司馬史才考其記禮之辭多相
出入序事之畧亦堪證明是知山東之大師無若沛南之閎遠厥
後東京祖鄭南宋宗朱薨彼兩賢師法百禩而六藝撰定特爲注
釋儀禮通解多引傳文然則專家雖亡莫尋虎觀之緒四卷具在

猶見鴻生之遺降逮元明競逞虛誕俗學蔑古委之榛蕪空言禍
經烈於秦火近儒蒐輯古書不遺餘力而伏傳全本莫睹人間吳
中畧撫缺殘侯官復增校訂揆之鄙見尚有譌漏乃重加補正爲
作疏證仿孔冲遠之例釋滯求通行量家令之流暢微抉隱而皇
熊舊疏莫可據依摩詰古圖空傳仿佛拾遺訂墜有四難焉伏生
生自先秦多識古禮學興前漢是爲今文枝葉所嬗非止三家尚
書符節相同通夫十四博士乃自紅休一出赤伏中興信列國陰
謀之書用山巖疑似之說昧者遂疑今爲漢法古是周文素王之
制定自太常六典之篇可概上古四輔匡主以爲周禮無文太子
迎侯孰識異代之法今將祛此大惑紹夫顓門而曲臺逸文塵珠

散失石渠議奏碎壁湮淪其難一也東京作章句必曲曲以敷陳
西漢尚微言不字字而比傳江都之述繁露太傳之傳韓詩比於
是編實堪鼎足乃或昧於古書之例徒以耳食自矜皋謨之言貢
士必欲強通多士之論宮城亦思影附成王幼在襁褓不解甚言
非真梓材謂命伯禽務在穿鑿立異致爲此書詬病實由誤會傳
文今將辨明體裁析解淆惑而譌謬沿襲或且強作調人摧陷廓
清莫能比於武事其難二也漢通天人多出齊學詩說五際春秋
三科擬諸洪範之辭皆明災異之旨故自漢至隋並著於史良以
五行之義自成一家人之言宋人疾緯書如仇讎謂天變不足畏中
候十八旣詆讐言大法九章皆從棄置今將甄極悉緯推明禹疇

而河洛遺文無由鉤擿向歆異說亦尠折衷其難三也金絲旣振
乃有壁書門戶斯歧多逞胃臆鄭君旣注是書自宜恪遵勿失乃
詆歐陽爲蔽冒信衛賈爲雅材閒下己意比於箋毛或易本文同
夫注禮易曰容爲曰睿變大交爲南交甘誓六卿解以周制堯典
八伯義非虞官帝者之服五章天子之城九里皆由泥古不免獻
疑近人併伏鄭爲一談昧古今之殊旨西莊之作後案阿鄭實多
樸園之攷今文詆伏尤妄今將別漢司農之注守秦博士之傳而
庸俗異視易謬元黃別定一尊莫分黑白其難四也錫瑞殫精數
年易稟三次旣竭駑鈍粗得端緒原注列鄭必析異同輯本據陳
閒加釐訂所載名物亦詳引徵冀以扶孔門之微言具伏學之梗

序

秦變法而二帝三王之法永墜秦燔書而二帝三王之書亦亡書
不可亡天生伏生傳尚書經二十九篇傳四十一篇或謂大傳是
生歿後歐陽張生撰集猶之論語亦出門人不可謂非濟南之書
也漢時歐陽夏侯三家皆立於學別有古文出自孔壁然孔安國
先通伏生今文歐陽和伯事伏生授兒寬寬又受業孔安國歐陽
大小夏侯氏學皆出於寬則漢時今古文本是一家初無殊旨邇
古文以汨今文蓋昉於劉歆歆當新莽時以古文尚書立學必自
爲之章句訓解建武中興廢之而說已傳播衛賈馬許皆崇信五
經異義所載古尚書說多用周禮易今文義蓋本歆說歆說旣行

學者遂爲古文二字所壓以鄭君之精識其注大傳猶多改其字變其義不守濟南師法豈非爲古文所誤哉三家尚書旣亡濟南之傳中絕賴有大傳歸然獨存宋朱文公作儀禮經傳通解多采其書元明以來空言滋甚並大傳亦不存於世近儒迭相綴輯福州陳氏輯本最善然亦有譌漏且無疏解不便學者誦習皮君鹿門治今文學取陳氏本重加釐訂爲作疏證足以昌明濟南一家之學藉存二帝三王之遺予見其書爲付劄氏以詔後學書成乃述其緣起並發其大旨如此歲在柔兆涸灘相月新建夏敬莊序

尚書大傳疏證卷一

善化皮錫瑞

唐傳

困學紀聞卷二云大傳說堯典謂之唐傳則伏生不以是爲虞書

堯典

辯章百姓百姓昭明

癸辛雜識前集引尚書大傳第一曰云云又毛詩采菽正義史記五帝紀索隱後漢書注

引辯章百姓

疏證曰東觀漢記漢官解詁皆引辯章鄭注尚書云辯別也章明也亦從今文白虎通姓名篇曰姓所以有百者何以爲古者聖人吹律定姓以紀其族人含五常而生正聲有五宮商角徵羽轉而相雜五五二十五轉生四時異氣殊音悉備故姓有百也鄭以辯章爲別明今文家解辯章百姓當如白虎通吹律定姓之說

主春者張昏中可以種穀

堯典正義禮書引作穀周禮司瘠氏疏引作稷



疏證曰尚書作鳥而此云張者天官書曰張素即鳥之喙也穀
即禾禾即梁今之小米說文禾嘉穀也二月始生八月而孰得
時之中故謂之禾禾木也木王而生金王而死穀禾皮也沅勝
之書曰種禾無期因地為時三月榆莢時雨高地強土可種禾
或引作種稷者後世多誤認梁稷為一
物詳見程瑤田九穀攷劉寶楠釋穀

主夏者火昏中可以種黍菽

周禮司宿氏疏引作黍菽
堯典正義禮書引無菽字

疏證曰春秋說題辭曰精移火轉生黍夏出秋改杜預注曰去
春之夏故移也農書曰黍之言暑也必須暑改得陰乃成也說
題辭又曰菽者屬也春生秋熟理通體屬也菽赤黑陰生陽大
體應節小變赤象陽色也宋均注曰陰陽謂春夏也大體謂多
黑也小變謂時之然也白虎通曰清明風至則黍稷滋崔實四
民月令曰四月可種黍謂之上時沅勝之書曰黍者暑也種必
待暑先夏至二十日此時有雨強土可種黍畝三升黍心未生
雨灌其心心傷無實凡種黍皆如禾欲疏於禾又曰種大豆率
人五畝大豆忌甲卯三月榆莢時雨高田可種大豆夏至
後二十日尚可種小豆不保歲難得宜樵黑時種畝五升

主秋者虛昏中可以種麥

堯典正義周禮司
寤疏禮書引同

疏證曰說文曰麥芒穀秋種厚薶故謂之麥麥金也金王而生
火王而死白虎通曰間闔風至則種宿麥沅勝之書曰夏至後
七十日寒地可種宿麥麥早種穗強有節晚種穗小而少實
麥種以酢漿無蟲冬雪止掩其雪忽從風飛去則麥耐旱

主冬者昴昏中可以收斂蓋藏

周禮司寤疏引多蓋藏
二字堯典正義禮書無

疏證曰陳壽祺曰太平御覽時序部一八二引尚書考靈
曜曰鳥星為春候火星為夏期專陽相助同精感符虛星為秋
候昴星為冬期陰氣相佐德乃弗邪子助母收母合子符鄭康
成注虛星北方宿也昴星西方宿也陰指母也禮記月令正義
引書考靈曜曰主春者鳥星昏中可以種麥主冬者昴星昏中
可以種黍主秋者虛星昏中可以種麥主冬者昴星昏中則可
以入山可以斬伐具器械王者南面而坐視四星之中者而知
民之緩急急則不賦力役故敬授民時書緯之言與伏生書傳
同淮南子主術訓張昏中則務種穀大火中則種黍菽虛
中則種宿麥昴中則收斂畜積伐薪木案此即本大傳

秋昏虛中可以種麥

注虛北方玄武之宿八月昏中見於南方
民

要術

主冬者昴昏中可以收斂田獵斷伐當上告之天子而下賦之民故天子南面而視四星之中知民之緩急急則不賦籍不舉力役

故曰敬授人時此之謂也

注籍公家之常徭

太平御覽二十六時序部十一又尚書堯

典正義北堂書鈔路史後紀十一引小異

疏證曰大傳兩言民字引經必作敬授民時說苑雜言篇文與大傳考靈曜畧同引書曰敬授民時他如史記五帝紀漢書百官公卿表敘律厯食貨藝文志李尋王莽傳潛夫論愛日篇班祿篇中論國語韋注漢官儀孫叔敖碑後漢書劉陶改鑄大錢議皆作民時段玉裁以為衛包改經作人時蓋淺人又依衛包所改經以改大傳

東方者何也動方也物之動也何以謂之春春出也故謂東方春

也太平御覽十八時序部三又藝文類聚三又廣韻十八真引春出也下多萬物之出也玉燭寶典引傳物之動也作物方者動春出也作春者出也出也者物之出故謂作故曰

疏證曰尸子曰東者動也震氣故動又曰東方為春春動也春秋元命包曰春之猶言僭僭者喜樂之貌也又曰春含名蠢位東方動蠢明達注春之言蠢東之言動含此名以自明自達也漢書律厯志曰少陽者東方東動也陽氣動物於時為春春蠢也物蠢生迺動運白虎通五行篇曰木在東方東方者陽氣始動萬物始生木之為言觸也陽氣動躍觸地而出也又曰所以名之為東方者動方也萬物始動生也又曰春之為言僭僭動也位在東方其色青其音角者氣動躍也風俗通祀典篇曰春者蠢也蠢蠢搖動也爾雅釋文引劉歆注曰角觸也物觸地而出戴芒角也春與出雙聲召誥維丙午肫一作維丙午蠢

南方者何也任方也任方者物之方任何以謂之夏夏者假也吁

茶萬物養之外者也故曰南方夏也

御覽二十一

注吁茶讀曰噓

舒事類賦又玉燭寶典引傳任方者作任方也者吁茶萬物而養之外也作假也者吁茶萬物而養之注噓舒下多也字疏證曰禮記鄉飲酒義曰南方者夏夏之為言假也養之長之假之仁也尸子曰夏為樂南方為夏夏興也南任也是故萬物莫不任興蕃植充盈樂之至也漢志曰太陽者南方南任也陽氣任養物於時為夏夏假也物假大乃宣平白虎通五行篇曰

南方者任養之方萬物懷任也三禮義宗曰夏大也謂萬物長大也夏謂南者南任也案古南男任三字通左氏傳鄭伯男也亦作南禹貢二百里男邦史記作任國可證懷任猶懷妊也

西方者何也鮮方也鮮訊也訊者始入之兒始入者何以謂之秋

秋者愁也愁者萬物愁而入也故曰西方者秋也注秋收斂兒御覽

二十四時序部九玉燭寶典引傳曰西方者何也鮮方或曰鮮方者許許之方也許許者始入之貌始入則何以謂之秋秋者愁也愁也者物方愁而入也故曰西方者秋也注收斂之兒

疏證曰陳壽祺曰愁當如禮記作摯字之誤注秋字亦當作摯錫瑞案爾雅釋天曰秋爲白藏又曰秋爲收成又曰秋獵曰獮注獮殺也順秋氣春秋元命苞曰秋愁也物愁而入也春秋繁露曰秋之爲言猶湫湫者憂悲之狀又曰秋怒氣故殺漢志曰秋難也物難斂乃成就白虎通曰秋之言愁也其帝少皞少皞者少斂也其神蓐收蓐收者縮也釋名曰秋者縮也縮迫萬物使得時成也三禮義宗曰秋之言摯縮之意陰氣出地始殺萬物故以秋爲節名以西方爲鮮方者匡謬正俗曰西有先音攷

古韻西不與齊韻通詩小明我征徂西與明明上天叶班固西都賦汧涌其西與涇渭之川叶樂府雁門太守行安陽亭西與莫不欲傳叶此云鮮方義亦由諧聲出也鮮當如爾雅秋獵曰獮之義古文尚書棗誓大傳作鮮誓史記魯世家云作盼誓徐廣曰一作鮮一作獮索隱曰鮮獮也言於盼地誓衆因行獮田之禮以取鮮獸而祭故字或作鮮或作獮是鮮獮聲義皆近獮有殺義故秋曰鮮方五行志云金者西方萬物既成殺氣之始也傳云離逢非沴維鮮之功鄭注鮮殺也玉燭寶典引訊作許者古者訊許通用詩訊予不顧訊一作許

北方者何也伏方也伏方也者萬物伏藏之方伏藏之方則何以謂之冬冬者中也中也者萬物方藏於中也故曰北方冬也陽盛則吁荼萬物而養之外也陰盛則呼吸萬物而藏之內也故曰吁吸也者陰陽之交接萬物之終始注吁荼氣出而溫呼吸氣入而寒溫則生寒則殺也御覽二十六時序部十一又藝文類聚三記纂淵海卷三節引又事類賦五玉燭寶典引

傳作北方者何也伏方也萬物之方伏物之方伏則何以謂之冬冬者中也中也者物方藏於中也故曰北方冬也

疏證曰禮記鄉飲酒義曰北方者冬冬之爲言中也中者藏也尸子曰北方爲冬冬終也北方伏方也萬物至冬皆伏貴賤若一也漢志曰太陰者北方北伏也陽氣伏於下於時爲冬冬終也物終藏乃可稱白虎通五行篇曰北方者伏方也萬物伏藏也春秋繁露曰冬氣衰故藏

中春辨秩東作中夏辨秩南譌中秋辨秩西成中冬辨在朔易禮

馮相氏注賈公彥疏云據書傳而言史記五帝紀索隱亦引辨秩東作

便在伏物史記五帝紀索隱

疏證曰索隱曰使和叔察北方藏伏之物謂人畜積聚等冬皆藏伏尸子亦曰北方者伏方也尚書作平在朔易今案大傳云便在伏物太史公據之而書段玉裁曰作朔易者古文尚書作伏物者今文尚書也今本尚書大傳辨在朔易日短朔始也傳曰天子以冬命三公謹蓋藏閉門閭固封竟入山澤田獵以順天道以佐冬固藏也此朔易二字乃淺人所改朔始也三字亦

淺人妄增命三公云云所謂辯在伏物絕無始易之意也漢人多用今文尚書王莽傳曰予之北巡以勸蓋藏蓋藏卽伏物也此今文尚書說也侯康曰段說非也段所疑者以大傳下數語絕無始易之意然大傳於辨秩西成傳亦與西成意不相涉蓋渾舉大意而已況正義引王肅此句注云改易者謹約蓋藏循行積聚詩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言人物皆易正與大傳意同使大傳果爲伏物言之王肅必不取以解朔易此今文之不作伏物又一證也錫瑞案二說皆屬偏見三家今文尚書傳本各異則大傳或非彼也大傳以北方爲伏方則伏卽是北不其一定作朔字始與東西南三方相對也王肅亂經之人其說何足爲據

分命和仲度西曰柳穀周禮縫人注賈疏云是濟南伏生書傳文

疏證曰尚書正義引夏侯等昧谷爲柳谷史記五帝紀曰昧谷徐廣曰一作柳谷則史記亦當本作柳谷後人妄改之大傳柳穀之穀字蓋亦段借爲谷谷與穀通莊子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崔譔本穀作谷是其證也蓋伏生用段借夏侯等用本字春爲暢谷秋爲柳谷義正相對論衡云日出扶桑暮入細柳故曰柳谷徐廣曰柳亦日入處地名是也孫星衍因周禮鄭注云柳

之言聚賈疏云柳者諸色所聚日將沒其色赤兼有餘色故曰柳穀遂謂說文有穀字云日出之赤穀當段借爲穀其說非是

寅餞入日辨秩西成傳曰天子以秋命三公將率選士厲兵以征

不義決獄訟斷刑罰趣收斂以順天道以佐秋殺御覽二十四時序部九

疏證曰春秋感精符曰霜殺伐之表季秋霜始降鷹率擊王者順天行誅以成肅殺之威明堂之制曰秋治以矩矩之言度也肅而不勃剛而不匱取而無怨內而無害威厲而不懼令行而不廢殺伐既得仇敵乃克矩正不失百誅乃服洪範五行傳曰仲秋之月乃令農隙民畋釀庶畢入於室日時殺將至母穰其災季秋之月除道成梁以利農夫也孟冬之月命農畢積聚繫牛馬收澤賦王居明堂禮亦與五行傳畧同

辯在朔易曰短朔始也傳曰天子以冬命三公謹蓋藏閉門閭固

封境入山澤田獵以順天道以佐冬固藏也御覽二十六時序部十一

疏證曰陳壽祺曰大傳引書曰短下無星昴二字或傳寫失之或以日短斷句錫瑞案淮南子天文訓曰不周風至則修宮室

繕邊城注云立冬節土工其始故治宮室繕修邊城備寇難也又曰廣莫風至則閉關梁斷刑罰殺當罪注云象冬閉藏不通關梁也罰刑之疑者於是順時而決之又曰太陰理冬則欲猛毅剛強又時則訓其令曰審羣禁固閉藏修障塞繕關梁禁外徙斷罰刑守門閭大搜客止交遊禁夜樂早閉晏開以索姦人已得執之必固天節已幾刑殺無赦雖有盛尊之親斷以法度無行水母發藏毋釋罪注云應陰殺也蔡邕月令章句曰冬終也萬物於是終也京房易占曰立冬乾王不周風用事人君當與邊兵治城郭行罰決罪三禮義宗曰冬終也立冬之時萬物終成乙巳占曰天子當以冬時賞死事恤孤寡察阿黨謹蓋藏修積聚圯城郭戒門閭修鍵閉慎筦鑰固封疆備邊境防要害謹關梁塞蹊徑飭喪紀皆與大傳義合

孔子對子張曰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女二十而通織紉

績紡之事黼黻文章之美不若是則上無以孝於舅姑下無以事

夫養子也周禮媒氏疏無女二十而四字通典五十九嘉禮四又毛詩標有梅正義

疏證曰路史前紀逸禮本命篇云太古男五十而娶女三十而嫁中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地官媒氏掌萬民之判男三

十而娶女二十而嫁蓋本於此書大傳孔子之說亦然則大傳當更有太古五十而娶之文與本命篇同疏所引不備耳疏載王肅曰周官云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謂男女之限嫁娶不得過此也三十之男二十之女不待禮而行之所以奔者不禁引家語以爲三十之男二十之女言其極法馬昭則引大傳此文及禮記本命篇中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合於中節太古男五十而有室女三十而嫁穀梁傳曰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列丈夫三十而娶尹更始曰男三十而娶女十五許嫁并二十而嫁曲禮三十日壯有室盧氏云三十盛壯可以娶女內則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女子十五并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而嫁經有夫婦之長殤舊說三十而娶而有夫婦之長殤者何關盛衰一說關畏厭溺而殤之盧氏以爲衰世之禮也又案詩疏引異義今大戴禮說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天子以下及庶人同禮又左氏說人君十五生子禮三十而娶庶人禮也許君謹案舜生三十不娶謂之鰥禮文王世子云文王十五生武王武王有兄伯邑考在故知人君早娶所以重繼嗣鄭元不駁據民則古文左氏說人君與庶人禮異今文大戴說天子及庶人禮同大傳不分別人君庶人之異亦當同大戴說又白虎通嫁娶篇曰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何陽數奇陰數偶也男長女幼者何陽道舒陰道促男三十筋骨堅強任爲人父女二

十肌膚充盈任爲人母合爲五十應大衍之數生萬物也故禮內則曰男三十壯有室女二十壯而嫁三十數三終奇陽節也二十再終偶陰節也陽小成於陰大成於陽故二十而冠三十而娶陰小成於陽大成於陰故十五而笄二十而嫁也淮南子論訓禮三十而娶注三十而娶者陰陽未成時俱生於子男從子數左行三十年立於己女從子數右行二十年亦立於己合夫婦故聖人制禮使男三十娶女二十嫁說文亦云元氣起於子子人所生也男左行三十女右行二十俱立於己爲夫婦則兩漢經師皆以三十二十爲嫁娶正數王肅僞撰家語以逞其異說不足據也云女二十而通織紵績紡之事者內則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婉聽從執麻枲治絲繭織紵組紃學女事以供衣服此言未嫁之前所講女事之禮及嫁時故通之也

婦人八歲備數十五從嫡二十承事君子

公羊隱七年解詁徐疏云書傳文

疏證曰公羊本齊學與濟南家法相同故劭公引大傳解公羊白虎通嫁娶篇曰姪娣年雖少猶從適人者明人君無再娶之義也還待年於父母之國者未任答君子也詩云姪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公羊傳曰叔姬歸于紀明待年也穀梁注引異義云謹案姪娣年十五以上能共事君子可以往二十而御易曰歸妹愆期遲歸有時詩曰韓侯娶妻諸娣從之

祁祁如雲娣必少於嫡知未二十而往也皆同大傳之義

孔子曰舜父頑母嚚不見室家之端故謂之鰥

毛詩桃夭序正義引唐傳又尚書堯

典正義通鑑前編帝堯七十載注堯典正義曰鰥者無妻之名不拘老少書傳以舜年尚少為之說耳

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書有鰥在下曰虞舜

大戴禮本命篇盧辨注

舜生姚墟

風俗通山澤第十謹案尚書云云姚墟在濟陰城陽縣

疏證曰陳壽祺曰尚書無此文此蓋尚書傳文錫瑞案路史餘論引援神契云舜生姚墟應劭謂與雷澤相近帝王世紀曰瞽瞍妻曰握登見大虹意感而生舜於姚墟故姓姚名重華字都君

昔舜耕於歷山陶於河濱注歷山在河東

毛詩魏譜正義又今有尚書大禹謨正義

舜井

水經瓠子水注御覽四十二地部七井作墓引鄭元云

疏證曰路史餘論書大傳云舜陶河濱按元和志乃河東縣北四十里之故陶城又曰皇甫謐謂壽邱在魯東門之北河濱為

卽陶邱乃定陶西南之陶邱亭

販於頓邱就時負夏

史記五帝紀索隱又御覽八

疏證曰帝王世紀曰始遷於負夏販於頓邱責於傳虛家本冀州每徙則百姓歸之案孟子曰遷於負夏遷乃貿遷之遷卽傳所云就時

舜漁於雷澤之中注雷夏沚州澤今屬濟陰

史記五帝紀集解御覽七十二地部三十

七又八百三十三資產十三引傳

疏證曰史記五帝紀舜冀州之人也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作什器於壽邱就時於負夏又曰舜耕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漁雷澤雷澤上人皆讓居陶河濱河濱器皆不苦窳尸子曰舜兼愛百姓務利天下其田歷山也荷彼耒耜耕彼南畝與四海俱有其利其漁雷澤也早則為耕者鑿瀆儉則為獵者表虎故有光若日月天下歸之若父母韓子曰歷山農者侵畔舜往耕焉年而耕者讓畔河濱漁者爭坻舜往耨年而漁者讓坻東夷之陶者苦窳舜往陶耨年而器以牢呂氏春秋曰大舜遇堯天也

舜耕於厯山陶於河濱釣於雷澤天下悅之淮南原道訓曰昔者舜耕於厯山耨年而田者爭處堯堯以封壤肥饒相讓釣於河濱耨年而漁者爭處湍瀨以曲隈深潭相與說苑反質篇曰厯山之田者善侵畔而舜耕焉雷澤之漁者善爭陂而舜漁焉東夷之陶器窳而舜陶焉故耕漁與陶非舜之事而舜為之以救敗也新序雜事一曰昔者舜自耕稼陶漁而躬孝友故耕於厯山厯山之耕者讓畔陶於河濱河濱之陶者器不苦窳漁於雷澤雷澤之漁者分均列女傳卷三曰昔舜耕於厯山漁於雷澤陶於河濱非舜之事而舜為之者為養父母也趙岐孟子注曰負夏在海東方夷之地故曰東夷之人也又曰舜耕厯山之時居山之間鹿豕近人若與人遊

正月上日受終於文祖在璇機玉衡以齊七政齊中也七政者謂春秋冬夏天文地理人道所以為政也道正而萬事順成故天道政之大也璇機者何也傳曰旋者還也機者幾也微也其變幾微而所動者大謂之旋機是故旋機謂之北極受謂舜也上日元日

御覽二十九時序部十四又史記五帝紀正義天官書索隱 玉海天文上引大傳與此不同蓋誤注渾儀中簡為旋機外規為玉衡也史記天官書索隱引鄭元注大傳云

疏證曰陳壽祺曰隋書天文志引尚書考靈曜璇璣中而星未中為急急則日過其度月不及其宿璇璣未中而星中為舒舒則日不及其度月過其宿璇璣中而星中為調調則風雨時庶草蕃蕪而百穀登萬事康也玉海天文門引此文首有昏明主時乃命中星者九字是書緯言在璇機以定中星之法也齊中也至政之大也疑是鄭注非傳文錫瑞案鄭注以為渾儀非大傳義陳氏引考靈曜作璇璣亦非大傳義也古書皆以璇機玉衡為星名易通卦驗曰遂皇始出握機矩是法北斗七星而立七政乾鑿度曰合七八以視旋機審矣尚書中候曰昔帝軒提象配永循環機鄭注曰永長也循環也以長為順斗機為政也詩思文正義引尚書旋機鈴不作璇璣春秋文曜鉤曰北斗七星所謂旋機玉衡以齊七政又曰北斗有七星天子有七政又曰斗者天之喉舌玉衡屬杓魁為旋機又曰冀州屬旋星充青之州屬機星運斗樞曰五帝所行同道異位皆循斗極機衡之分遵七政之紀九星之法又曰北斗七星第二旋第三機感禱符曰人主含天光據璇衡齊七政河圖曰北斗第二星提旋序第

三星機耀緒史記律書曰故璇璣玉衡以齊七政卽天地二十八宿十母十二子天官書曰北斗七星所謂璇璣玉衡以齊七政璇璣玉衡以齊七政說苑辨物篇曰書曰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璿璣玉衡以齊七政陳樞星也謂星也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漢書律曆志曰璿璣玉衡以齊七政也佐助旋機對酌建指以齊七政故曰玉衡續漢志曰昔者聖人之作曆也觀璇璣之運三光之行注引星經曰璇璣謂北極星也玉衡謂斗九星也據大傳云旋機謂之北極不及玉衡緯星也班固之書則多以玉衡爲北斗又或以旋機爲北極并爲北斗蓋渾言則合析言則分續漢志引星經以旋機爲北極玉衡爲斗九星分別甚塙其餘兩漢人所引用亦皆以機衡爲星名不以爲渾天儀如京房易占畧例故處旋機以觀大運楊子元攤曰運諸泰政璿璣七繫之泰始極焉以通璇璣之統正玉衡之平甘泉賦曰攀璇璣而下視今行遊目乎三危李善注云漢書曰北斗七星所謂璇璣玉衡長楊賦曰是以玉衡正而泰階平也玉衡與泰階對舉自必以爲星名劉歆遂初賦曰惟太階之侈濶兮機衡爲之難運懼魁杓之前後兮遂隆集於河濱歆傳古文尚書而以機衡與泰階魁杓並言亦以爲星名可知傳毅明帝詠曰璇璣所建靡不奄有崔駰車左銘曰虞夏作車取象璿衡又機銘曰機衡建子萬物含滋則以機衡並爲斗建堯廟碑曰據旋機之政周公禮殿記曰旋機離常山陽太守祝睦碑

曰升紫微平機衡後碑又曰陟太微準樞衡樞衡卽機衡皆星名蔡邕九疑山碑曰旋璣是承泰階以平亦以旋璣與泰階並舉王逸九思曰上察兮璇璣注云璇一作旋一作璣蓋叔師本作旋機後人改之察卽在之義下文云大火兮西睨攝提兮運低大火攝提皆星名則亦以旋機爲星矣注又云璇璣天中故先察之是以璇璣爲北極之明證九思又曰策謀從兮翼機衡注云璇璣玉衡以喻君能任賢斥去小人以自輔翼也正文作機而注作璣此後人改之參差不一之證九思又曰策謀從兮翼機衡以正機衡是亦以爲斗九星兩漢人以機衡爲星名足證明大傳古義而大傳以旋機爲北極則實本之周髀算經不具錄多御覽引大象列星圖曰北極五星一名天極一名北極其第一星爲太子第二星最明者爲帝第三星爲庶子餘二後宮屬也並在紫微宮中央故謂之中極其占明大則吉若變動則有憂其說北極最詳夫解古經必用古義古無測天儀器故大傳不以機衡爲渾儀古無測五星法故大傳不以七政爲七緯自馬鄭勑爲古文異說以機衡爲義和所立渾儀又以北斗七星爲分主日月五星旣已誤解尚書鄭注大傳復以此汨伏生之義陳氏不加辨正反引考靈曜說爲之推波助瀾其失甚矣又案尚書鄭注曰帝王易代莫不改正建朔堯正建丑舜正建子此時未改堯正故云正月上日卽位乃改堯正故云月正元日鄭

此說與大傳合蓋上日卽是元日特以改正未改正而異其文耳尚書中候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欽翼皇象建黃授政改朔詩緯推度災曰軒轅高辛夏后氏漢皆以十三月爲正少昊有唐有殷皆以十二月爲正高陽有虞有周皆以十一月爲正漢書董仲舒對策曰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爲哉白虎通三正篇曰王者受命必改朔何明易姓示不相襲也明受之於天不受之於人所以變易民心革其耳目以助化也故大傳曰王者始起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也是以舜禹雖繼太平猶宜改以應天皆古說舜改正朔之義

萬物非天不生非地不載非春不動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

藏故書曰煙于六宗此之謂也注煙祭也字當爲禋馬氏以爲六

宗謂日月星辰泰山河海也經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秩于

山川徧于羣神月令天子祈來年於天宗如此則六宗近謂天神

也以周禮差之則爲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也御覽十八時序部三儀禮經傳

通解續二十六上因事之祭 又御覽五百二十八

禮儀部七續漢祭祀志中注北堂書鈔引並無注

疏證曰陳壽祺曰注司中宋本御覽作司人非煙舊作湮路史

餘論五云禮于六宗大傳作煙則事止燔燎據此大傳字从火

旁重作煙故鄭注直釋之曰祭也周禮大宗伯疏引尚書洛誥

注云禋芬芳之祭康成注周禮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云禋之言

煙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也鄭據書堯典煙于六宗之文

以解禮也他書誤爲湮字則注語不可通矣史晨祀孔子廟碑

以供煙祀樊毅修西嶽廟記奠柴燎煙西京賦升高煙於太乙

魏受禪碑煙于六宗與大傳合錫瑞案鄭注非伏羲也禮記祭

法正義引異義今尚書歐陽夏侯說六宗者上不及天下不及

地旁不及四方中央恍惚無有神助陰陽變化有益於人故郊

天並祭之漢書郊祀志引三家說曰上不及天下不及墜旁不

及四方在六者之間陰陽變化實一而名六續漢志注引李氏

家書曰司空李邵侍祠南郊不見六宗祠奏曰案尚書肆類于

上帝禮于六宗六宗者上不及天下不及地旁不及四方在六

合之中助陰陽化成萬物今宜復舊制度安帝元初六年以尚

論衡祭意篇曰六宗居六合之間助天地變化王者尊而祭之故曰六宗月令孟冬乃祈來年於天宗盧植注曰天宗六宗之神呂氏春秋文同月令高誘注曰凡天地四時皆為天宗萬物非天不生非地不載非春不動非夏不長非秋不成非冬不藏書曰禋於六宗此之謂也楚辭惜誦戒六神以鄉服王逸注曰六神謂六宗之神也引尚書禋于六宗九歎訊九魁與六神王逸注曰上問九魁六宗之神魏景初中劉劭言萬物負陰抱陽沖氣以為和六宗者太極沖和之氣用實一名六之義晉書禮志載摯虞奏亦依之皆與大傳今文說同伏生言天地四時三家謂在天地四時之間又變四時為四方蓋東方春南方夏西方秋北方冬其義亦不異也

古者圭必有冒言不敢專達之義也天子執冒以朝諸侯見則覆

之注君恩覆之臣敢進周禮玉人疏

疏證曰周禮玉人云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注曰名玉曰冒者言德能覆蓋天下也疏引此傳白虎通文質篇曰合符信者謂天子執瑁以朝諸侯執圭以覲天子瑁之為言冒也上有所覆下有所冒也說文玉部瑁諸侯執圭以朝天子天子執玉以

冒之似犁冠古文作書顧命上宗奉同瑁吳志注虞翻別傳引馬注訓為大同天下蓋以同瑁為一物亦取覆冒天下故為大同也

古者圭必有冒言下之必有冒不敢專達也天子執冒以朝諸侯見則覆之故冒圭者天子所與諸侯為瑞也瑞也者屬也無過行者得復其圭以歸其國有過行者留其圭能改過者復其圭三年圭不復少黜以爵六年圭不復少黜以地九年圭不復而地畢此所謂諸侯之朝於天子也義則見屬不義則不見屬禮書五十二又御覽八百六珍寶部五文獻通考節引留其圭下有三年二字白虎通文質篇引瑞也者屬也下多諸侯執所受圭與璧以朝於天子一句無過行者有過行者無行字有過者上多其餘二字能改過者復其圭作能正行者復還其圭地畢作地削餘同又路史後紀十二山堂考索演繁露玉海並節引

疏證曰此解經輯瑞班瑞之義諸侯執圭朝天子無過者還之經言班瑞是也有過者留其圭以差黜創此傳文是也傳并言圭與璧或疑一冒不得冒兩物不知冒特取其覆冒之意大傳白虎通皆未嘗言圭必與冒相合疑者自誤解耳說苑修文篇曰諸侯貢土三不適謂之誣誣者天子黜之一黜以爵再黜以地三黜而地畢又曰諸侯有不貢土謂之不率正不率正者天子黜之一黜以爵再黜以地三黜而地畢言三黜之差與此傳合誣與不率正皆諸侯有過之一端也

古者巡守以遷廟之主行出以幣帛皮圭告於祖遂奉以載於齊

車每舍奠焉然後就舍反必告奠卒斂幣玉藏之兩階之間蓋貴

命也

路史後紀十二疏仇紀有虞

疏證曰禮記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於齊車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注云齊車金路又曾子問曰古者師行無遷主則何主孔子曰主命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於祖禰遂奉以出載於齊車以行每舍奠焉而后就舍注云以脯醢禮神乃敢即安也所告而不以出即埋之及

曰反必告設奠卒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乃出蓋貴命也正義曰孔子曰主命者孔子言天子諸侯將出既無遷主乃以幣帛及皮圭告於祖禰之廟遂奉以出行載於齊車以象受命故曰主命云所告而不以出即埋之者皇氏云謂有遷主者直以幣帛告神而不將幣帛以出行即埋之兩階之間無遷主者加之以皮圭告於祖禰遂奉以出熊氏以爲每告一廟以一幣玉告畢若將所告遠祖幣玉行者即載之而去若近祖幣玉不以出者即埋之以其反還之時以此載行幣玉告於遠祖事畢則埋於遠祖兩階前其近祖以下直告祭而已不陳幣玉也案大傳此文即本之曾子問曾子問分別有遷主無遷主甚晰據孔疏言載遷主與載幣帛是兩事大傳不分者文不備也古者天子出軍巡守必先由禰告於祖以及遷主故即載遷主以行甘誓云用命賞于祖是也其職則庶子守之文王世子曰其在軍則守於公禰注謂從軍者公禰行主也遷主得言禰者在外親也言在軍則巡守亦然册府元龜載皇氏禮疏云惟載新遷一室之主則當載高祖之禰矣白虎通巡守篇曰王者諸侯出必將主何示有所尊引曾子問云云又曰必以遷主者明廟不可空也

見諸侯問百年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俗命市納賈以觀民好惡

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不敬者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爲不孝不孝者黜以爵變禮易樂爲不從不從者君流改衣服制度爲

畔畔者君討有功者賞之尙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白虎通注

百年老成人見尊之之至也路史後紀十二疏化紀有虞引鄭康成注云

疏證曰禮王制有此文蓋伏生引以釋尙書鄭君云孟子當赧王之時王制之作復在其後是王制爲列國時人作或以王制爲漢文時博士之作作王制者引大傳義其說非也王制注曰陳詩謂采其詩而視之市典市者賈謂物貴賤厚薄也質則用物貴淫則侈物貴舉猶祭也不順者謂若逆昭穆流放也討誅也正義曰此謂到方嶽之下見諸侯之後問百年者就見之若未至方嶽於道路之上有百年者則亦王先見之故祭義云天子巡守諸侯待於竟天子先見百年者下云八十九十者東行西行者弗敢過道經之則見之則知百年者道雖不經所在就見之與此少別王巡守見諸侯畢乃命其方諸侯大師是掌樂之官各陳其國風之詩以觀其政令之善惡若政善詩詞亦善政惡則詩詞亦惡觀其詩則知君政善惡故天保詩云民之質矣

日用飲食是其政和若其政惡則十月之交徹我牆屋田卒汙萊是也命典市之官進納物賈之書以觀民之所有愛好所有嫌惡山川是外神故云不舉不舉不敬也山川在其國竟故削以地宗廟是內神故云不順不順不孝也宗廟可以表明爵等故黜以爵禮樂雖爲大事非是切急所須故以爲不從君惟流放制度衣服便是政治之急故以爲畔君須誅討此四罪先輕後重

舜修五禮五玉三帛廣韻入聲二十陌帛字注

疏證曰五禮下當有五樂二字漢書郊祀志引虞書修五禮五樂三帛師古曰五樂謂春則琴瑟夏則笙竽季夏則鼓秋則鐘冬則磬也五樂尙書作五玉今志亦有作五玉者五玉卽五瑞陳喬樞曰據禮記東巡守文下言禮樂制度衣服正之則是其所據尙書堯典亦有修五禮五樂之文尤足與郊祀志互相發明班固漢書多用夏侯尚書禮記本與夏侯尚書同一師承故昭合也迨後歐陽夏侯學亡於永嘉之亂今文遂無可考後人傳寫史漢疑文與東晉晚出本尙書不同故或存五樂而去五玉或存五玉而去五樂此志所以有作玉作樂之不同耳師古之解五樂謂春則琴瑟云云實襲漢書音義舊說而爲之注也

謹案陳氏之說是也大傳當作五禮五樂五玉三帛淺人據晚出古文刪之五樂見虞夏傳維元祀篇五玉當從白虎通文質篇義其說曰何謂五瑞謂珪璧琮璜璋也禮曰天子珪尺有二寸又曰博三寸剡上左右各寸半厚半寸半珪為璋方中圓外曰璧半璧曰璜圓中牙外曰琮五玉者各何施蓋以為璜以徵召璧以聘問璋以發兵珪以質信琮以起土功之事也其不數三帛當從鄭義公羊傳疏史記正義皆引鄭尚書注云三帛所以薦玉也受瑞玉者以帛薦之必三者高陽氏之後用赤繒高辛氏之後用黑繒其餘諸侯皆用白繒周禮改之為纁也鄭與大傳三統三正之義合其餘謂堯舜之諸侯也禮緯含文嘉曰天子三公諸侯皆以三帛以薦玉宋均注云其殷禮三帛謂朱白蒼象三正其五帝之禮薦玉用一色之帛與鄭說不同

以賢制爵以庸制祿故人慎德興功輕利而興義

路史後紀十

疏證曰周禮大司徒施十有二教十有一日以賢制爵則民慎德十有二日以庸制祿則民興功鄭注慎德謂矜其善德勸為善也庸功也爵以顯賢祿以賞功正與傳合蓋傳以此為陶唐氏之事也

三年一使三公黜陟

公羊隱八年何休解詁疏云書傳文

疏證曰白虎通巡守篇曰三歲一閏天道小備五歲再閏天道大備故五年一巡守三年二伯出述職黜陟一年物有終始歲有所成方伯行國時有所生諸侯行邑傳曰周公入為三公出作二伯中分天下出黜陟詩曰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言東征述職周公黜陟而天下皆正也又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言召公述職親說舍於野樹之下也五經通義曰王者已有州伯所以復有二伯何欲使黜陟也三歲一閏天道小備故二相黜陟也何以為二伯乎曰以三公在外稱伯東西分為二所以稱為伯何欲抑之也三公臣之最尊者又以王命行天下為其盛故抑之也明有所屈也

五年親自巡守巡猶循也狩猶守也循行守視之辭亦不可國至

人見為煩擾故至四嶽知四方之政而已

公羊隱八年解詁疏云堯典文

疏證曰陳壽祺曰堯典無此文蓋皆出伏生堯典傳疏脫傳字耳今附錄於此錫瑞案王制曰天子五年一巡守注曰天子以海內為家時一巡省之五年者虞夏之制也逸禮曰王者必制巡狩之禮何尊天重民也所以五年一巡狩何五歲再閏天道大備所以至四嶽何盛德之山四方之中能興雲致雨也巡狩者何巡循也狩牧也為天循行牧民也白虎通巡狩篇曰王者

所以巡狩者何巡者循也狩者牧也為天下巡行守牧民也道德太平恐遠近不同化幽隱不得所者故必親自行之謹敬重民之至也又日所以不歲巡守何為太煩也過五年為太疏也因天道三歲一閏天道小備五歲再閏天道大備故五年一巡守風俗通山澤篇曰巡者循也狩者守也道德太平恐遠近不同故必親自行之循功考德黜陟幽明也公羊隱八年注王者所以必巡守者天下雖平自不親見猶恐遠方獨有不得其所故三年一使三公黜陟五年親自巡守巡猶循也守猶守也循之行守視之辭亦不可國至人見為煩擾故至四嶽足以知四方之政而已御覽引禮記外傳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封建諸侯各守天子之地故巡行之夏殷五載一巡狩周制十二年一巡狩皆在仲月以至嶽下燔柴告天巡狩之年四方諸侯先會嶽之下以俟見考其制度以齊同有善惡以黜陟之

唐虞象刑而民不敢犯苗民用刑而民與相漸唐虞之象刑上刑赭衣不純中刑雜屨下刑墨幪以居州里而民恥之注純緣也時人尚德義犯刑者但易之衣服自為大恥屨屨也幪巾也使不得

冠飾御覽六百四十五刑法部十一 又文選求賢良詔注七命注初學記二十白帖象刑荀子正論篇注並節引

唐虞之象刑上刑赭衣不純中刑雜屨下刑墨幪以居州里而反

於禮注純緣也時人尚德義犯刑者但易之衣服自為大恥周禮

罷民亦然上刑易三中刑易二下刑易一輕重之差公羊傳襄二十九年疏

疏證曰陳壽祺日傳末而反於禮四字公羊襄二十九年疏作而民恥之據路史後紀十一紀陶唐云唐傳作而反於禮甫刑傳以三刑為有虞氏者非今依改又日路史引而反於禮四字為唐傳下即言三刑非有虞制是此四字與上刑中刑下刑云云相屬皆在唐傳中路史此下又釋云純緣也幪巾也周禮罷民亦然上刑易三下刑易一輕重之差也皆用鄭注文則唐傳有此節傳注甚明吳中本以此四字綴上條而民恥之下非也錫瑞案路史引此下有云此以四萬二千家為州七十二家為里與周禮異羅氏知唐虞與周禮不同然據大傳所推一州當有四十三萬二千家或今本路史脫十三兩字耳

唐虞象刑犯墨者蒙皁巾犯劓者赭其衣犯臠者以墨幪其臠處

而畫之犯大辟者布衣無領

北堂書鈔象刑 酉陽雜俎卷八引首九字無蒙字阜舊譌帛今從雜俎

改引

疏證曰象刑古說皆以爲畫象荀子曰古無肉刑而有象刑墨黥溼嬰鞶纓共鞶宮艾畢鞶鞶菲鞶荆對履殺赭衣而不純慎子曰有虞氏之誅以幪巾當墨以草纓當劓以菲履當剕以艾鞶當宮布衣無領當大辟墨子曰畫衣冠而民不犯周禮司圜注弗使冠飾者著墨蒙若古之象刑與疏引孝經緯曰三皇無文五帝畫象三王肉刑畫象者上罪墨幪赭衣雜履中罪赭衣雜屨下罪雜屨而已史記孝文本紀曰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爲僂而民不犯漢書武帝紀曰朕聞昔在唐虞畫象而民不犯元帝紀曰蓋聞唐虞象刑而民不犯楊雄廷尉箴曰唐虞象刑天民是全白虎通五刑篇曰五帝畫象者其衣服象五刑也犯墨者幪巾犯劓者以赭著其衣犯贖者以墨蒙其臙處而畫之犯宮者履雜屨犯大辟者布衣無領風俗通曰五帝畫象三王肉刑公羊襄二十九年傳注引孔子曰五帝畫象世順機疏以孔子曰爲孝經說文徐氏疏之曰其五帝之時黎庶已薄故設象刑以示其恥當世之人順而從之疾之而機矣故曰五帝畫象世順機也皆與大傳義合而稍有異同北堂書

鈔引大傳與白虎通文合而無宮刑蓋有闕文御覽公羊疏引大傳當作上刑赭衣不純雜屨墨幪中刑雜屨墨幪下刑墨幪乃與鄭注上刑易三中刑易二下刑易一之義相符今本亦有缺文據孝經緯之文可證孝經緯言下罪雜屨與大傳言下刑墨幪小異蓋所傳不同

帝猶反側晨興闢四門來仁賢

文選刻漏銘注又毛詩關雎正義引首句

書曰三歲考

績三考黜陟幽明其訓曰三歲而小考者正職而行事也九歲而

大考者黜無職而賞有功也其賞有功也諸侯賜弓矢者得專征

賜鈇鉞者得專殺賜圭瓚者得爲鬯以祭不得專征者以兵屬於

得專征之國注春秋傳曰魯賦八百邾賦六百以兵屬於晉由是

也不得專殺者以獄屬於得專殺之國不得賜圭瓚者資鬯於天

子之國然後祭注資取

儀禮集傳集注三十三王制之已又儀禮經傳通解續宗廟路史發揮五禮記王制

正義並節引又路史後紀十
二有虞紀引作周傳考績訓

疏證曰陳壽祺曰周書無考績之文周當爲唐字之誤路史賞
有功也下尚有一之三以至九年云云三十八字其文詞不類
大傳蓋羅氏泌之語今不錄錫瑞案漢書宣帝紀地節三年令
郡國舉孝弟詔曰反側晨興念慮萬方故並舉賢良方正以親
萬姓正用傳義唐志別出暢訓一卷舊唐志直云尚書暢訓三
卷伏勝注此引其訓曰蓋卽暢訓之文陳壽祺以暢訓爲畧說
之譌非也訓謂賞有功諸侯與王制說同王制曰諸侯賜弓矢
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賜圭瓚然後爲鬯未賜圭瓚則資鬯於
天子注云得其器乃敢爲其事圭瓚鬯爵也鬯秬酒也正義曰
賜弓矢者謂八命作牧者若不作牧則不得賜弓矢故宗伯云
八命作牧注云謂諸伯有功德者加命得專征伐此謂征伐當
州之內若九命爲二伯則得專征一方五侯九伯也若七命以
下不得弓矢賜者尚書大傳云以兵屬於得專征伐者此弓矢
則尚書彤弓一彤矢百盧弓十盧矢千於周禮則當唐弓大弓
合七而成規者故司弓矢云唐弓大弓以授使者勞者注云若
晉文侯文公受王弓矢之賜者賜鈇鉞者謂上公九命得賜鈇
鉞然後鄰國臣弒君子弒父者得專討之賜圭瓚者亦謂上公
九命者若未賜圭瓚者則用璋瓚故周禮小宗伯注云天子圭

瓚諸侯璋瓚旣不得鬯則用薰故王度記云天子以鬯諸侯以
薰此弓矢鈇鉞圭瓚等八命九命而加九賜也正義疏證甚晰
然九命九賜有二說曲禮疏引許慎鄭司農說皆以九錫卽九
命白虎通攷黜篇曰五十里不過五賜而進爵士七十里不過
七賜而進爵土能勸善助不能禮百里有進退也莊元年公羊注曰禮有
九錫皆所以勸善助不能禮百里有進退也莊元年公羊注曰禮有
五十里不過五命穀梁注曰禮有九錫皆所以褒德賞功德有
厚薄功有輕重故命有多少是以侯伯七賜子男五賜但不得
九賜此一說也白虎通又云一說盛德始封百里者賜三等得
專征伐專殺斷獄七十里伯始封賜二等至虎賁百人後有功
賜弓矢後有功賜柅鬯增爵爲侯益土百里復有功入爲三公
五十里子男始封賜一等至樂則復有功稍賜至虎賁增爵爲
伯復有功稍賜至柅鬯增爵爲侯此以九錫非卽九命當分爲
三等分授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國此又一說也鄭注曲禮三
賜不及車馬云三賜三命也凡仕者一命而受爵再命而受服
三命而受車馬用周禮九命文當之而不以爲九錫之三則以
九錫皆作牧作伯後始得受之其注書傳亦必以七命以下不
得有弓矢鈇鉞圭瓚之賜伏生無明文或如鄭說也白虎通又
曰能誅有罪者賜鈇鉞能征不義者賜弓矢孝道備者賜柅鬯
距惡當斷刑故賜之鈇鉞所以斷大刑刑罰旣正則能征不義

故賜之弓矢所以征不義伐無道也圭瓚秬鬯宗廟之盛禮故
孝道備而賜之秬鬯所以極著孝道又曰喜怒有節誅伐刑刺
賜以鈇鉞使得專殺好惡無私執義不傾賜以弓矢使得專征
孝道之美百行之本也故賜之玉瓚使得為暢也宋均禮緯注
曰其亢揚威武志在宿衛賜以鈇鉞使得專殺其內懷至仁執
義不傾賜以弓矢使得專征其孝慈父母賜以秬鬯使得祭祀
說大同小異皆今文家說賞有功諸侯之義也考績亦有二說
路史引大傳說之曰一之三以至九年天數窮矣陽德終矣積
不善至於幽六極以類降故紂之積善至於明五福以類升故
陟之皆所自取聖無容心也是以紂陟須至九年此一說也白
虎通曰何以知始攷黜黜之尚書曰三年一攷少黜以地所引
尚書疑古文說謂一攷即黜又一說也黜陟爵土先後亦有二
說大傳先爵後地此一說也白虎通曰先削地而後紂爵者何
爵者尊號也地者人所任也今不能治廣土衆民故先削其土
地也疑亦古文說與大傳不同又一說也注引春秋傳左氏哀
七年傳文集解云魯以八百乘之賦貢於吳是也注云以兵屬
於晉
微誤

堯南撫交趾

水經注三十
七淹水注

疏證曰山海經曰交脛國人腳脛曲戾相交所以謂之交趾大
戴禮曰顓頊南至交趾又曰虞舜以天德嗣堯朔方幽都來服
南撫交趾墨子節用篇曰古者堯治天下南撫交趾韓子曰昔
堯有天下其土南至交趾淮南修務訓曰堯舜北撫幽都南道
交趾說苑反質篇曰臣聞
堯有天下其地南至交趾

堯時麒麟在郊藪

毛詩麟趾序正
義引唐傳云

疏證曰孝經援神契云德至鳥獸則鳳凰翔麒麟臻春秋感精
符曰明王動則有義靜則有容麒麟乃見又曰麟一角明海內
共一主也王者不刳胎不割卵則出於郊京房易傳曰麟麋身
牛尾馬蹄有五彩高丈二尺聖人清靜行乎中正賢人至民從
命厥應
麒麟來

堯使契為田

路史發揮卷四
注引伏氏書

弃為田

路史後紀十一云
伏書亦謂弃為田

疏證曰淮南子云堯之治天下也后稷為大田
師說苑君道篇云后稷為田疇契為田無可攷

尙書大傳疏證卷二

善化皮錫瑞

虞傳

尚書正義卷二云伏生雖有虞夏傳以外亦有虞傳夏傳

九共

困學紀聞卷二云虞傳有九共篇漢藝文志考證云大傳篇有九共

九共以諸侯來朝各述其土地所生美惡人民好惡爲之貢賦政

教略能記其語曰予辨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敖

薛季宣書古文訓十六引伏生

傳又困學紀聞卷二玉海卷三十七引書曰予辨下土云云書卽書傳路史後紀引作民以無敖

疏證曰九共已亡據大傳是言諸侯述職之事或以九共卽九邱非也書序云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汨作九共橐

飭釋文焉云共法也鄭云九共九篇逸漢人以不立學官者爲逸不傳者爲亡逸與亡有別蓋馬鄭尚及見九共篇

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五年一朝朝見其身述其職述其職者述其

所職也

文選二十六謝靈運之郡初發都詩注又上林賦注張景陽雜詩注五等諸侯論注又公羊桓元年傳解詁引五年

朝一

疏證曰陳壽祺曰公羊疏以五年一朝為書傳文其詳見此蓋即九共之傳也錫瑞案五年一朝與王制公羊傳合王制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注云此大聘與朝晉文霸時所制也虞夏之制諸侯歲朝正義曰按尚書堯典云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鄭注云巡守之年諸侯朝於方岳之下其間四年四方諸侯分來朝於京師歲徧是也按孝經注諸侯五年一朝天子天子亦五年一巡守熊氏以為虞夏制法云諸侯五年一朝天子天子亦五年一巡守按鄭注尚書四方諸侯分來朝於京師歲徧則非五年乃徧又孝經之注多與鄭義乖違儒者疑非鄭注熊氏之說非也桓公元年公羊傳諸侯時朝乎天子何氏解詁曰五年一朝王者亦貴得天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因助祭以述其職故分四方諸侯為五部部有四輩輩主一時孝經曰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尚書曰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是也白虎通朝聘篇曰謂之朝何朝者見也五年一朝備文德而明禮義也因用朝時見

故謂之朝言諸侯當時朝於天子朝用何月皆以夏之孟四月因留助祭亦同公羊之義王制正義引異義云公羊說諸侯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左氏說十二年之間八聘四朝再會一盟許慎謹案公羊傳說虞夏制左氏說周禮傳曰三代不同物明古今異說鄭駁之曰三年聘五年一朝文襄之霸制錫瑞案以三歲而聘五歲而朝為文襄之制僅見於左傳王制作於赧王之後其時左氏未出不得據以為難且公羊家何必用左氏說既用左氏又何至誤以文襄霸制為古制乎大傳與公羊王制相符今文家說堦有可據而鄭據左氏古文說故與公羊今文說及王制大傳皆不同然如熊氏之解則羣后四朝五年一朝義固可通鄭注孝經蓋亦用今文義孔穎達疑其違異不知古今文師說不同鄭君注禮箋詩自相違異甚多不得偏執一說也陳喬樞曰漢書藝文志載孝經有后氏說后氏為夏侯始昌弟子與夏侯勝同師故孝經說有與尚書說合者以其同一師授也但鄭孝經注與何公羊傳注又同中有異者而何說較鄭為允鄭言四方諸侯分為四部四年乃徧則是巡守之年諸侯不朝於京師也據何云五年一朝王者貴得天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是所重者不僅述職而已兼重在助祭京師故分四方諸侯為五部部分四輩輩主一時則五年之中四時祭祀皆有諸侯助祭矣至巡守之年諸侯各就其方以四

時朝於方嶽之下而所分之第五部於是年亦分四輩以四時朝於京師因助祭而述職故五年乃徧也若如鄭說止分四部四年而徧則巡守之年四方諸侯無一來京師助祭者於大典有缺是不如劭公之說為長也

虞夏傳

禮記王制正義云伏生書傳有虞夏傳

堯為天子丹朱為太子舜為左右注左右助也若周之冢宰典國

事

疏證曰周傳曰小師取小學之賢者登之大學大師取大學之賢者登之天子天子以為左右注天子當為太子禮志曰周公居攝踐阼而治亢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欲使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所以善成王也據周傳及鄭注之說此云丹朱為太子舜為左右亦當如周傳義堯使舜為太子左右如亢法伯禽之事蓋堯初得舜使九男事之猶欲使之化導丹朱其後知丹朱不可化乃廢朱而以舜為太子尚書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史記解之曰諸侯遠方賓客皆敬注引馬融曰四門四方之門諸侯羣臣朝者舜賓迎之皆有美德也攷大傳畧說曰天子太子年十八日孟侯孟侯者於四方諸侯來朝迎於

郊者問其所不知也史公馬氏以賓四門為迎遠方諸侯正太子迎四方諸侯於郊之事四門蓋四郊之門與畧說義正合堯將使舜攝位故以太子之職授之其先則猶朱為太子舜為左右也

堯知丹朱之不肖注肖似也必將壞其宗廟滅其社稷而天下同

賊之故堯推尊舜而尙之屬諸侯焉致天下於大麓之野注堯受

運衡知天命之所在而授又深知朱之不似不欲命於天誅如桀

紂也

自堯為天子至此見御覽百四十六皇親部十二引傳並注

疏證曰尚書中候曰堯之長子監明早死不得立監明之子封於劉朱又不肖而弗獲嗣又曰初堯在位七十載矣見丹朱之不肖不足以嗣天下乃求賢以異於位至夢長人見而論治舜之潛德堯實知之於是疇咨於衆詢四岳岳明揚側陋得諸服澤之陽據緯說則堯尚有長子堯未疇咨先已知舜矣呂氏春秋曰堯有子十人蓋兼監明言之孟子言九男監明早死不數也論語天之厯數在爾躬鄭注曰厯數在汝身謂有圖籙之名此注所言運衡蓋亦其義所謂圖籙即讖緯家言五老遊河等

語後人多以為疑
大傳初無此說

堯推尊舜屬諸侯致天下於大麓之野注山足曰麓麓者錄也古

者天子命大事命諸侯則為壇國之外堯聚諸侯命舜陟位居攝

致天下之事使大錄之路史發揮五引虞夏傳及鄭康成注云

堯得舜推而尊之贈以昭華之玉文選石闕銘注曲水詩序注

堯致舜天下贈以昭華之玉御覽八百四珍寶部三又見事類賦九陳壽祺曰此二條當與路史所引

為一

疏證曰鄭謂麓取錄義本之漢書于定國傳萬方之事大錄於君桓譚新論曰昔堯試於大麓者領錄尚書事論衡正說篇曰言大麓三公之位也居一公之位大總錄二公之事亦以麓為錄陳喬縱以為出於大小夏侯尚書然此傳云大麓之野明有之野二字則但可取義於錄不得竟以麓為錄也云致天下則是禪讓亦與漢書新論論衡之說不同魏公卿上尊號奏曰循

唐典之明憲遵大麓之遺訓遂於繁昌築靈壇皇帝乃受天子之籍又受禪表曰義莫顯於禪德美莫盛於受終故書陳納於大麓傳稱厥數在躬與鄭注義同或即用鄭說也又案水經注引應劭說云鉅鹿鹿者林之大者也尚書曰堯將禪舜納之大麓之野烈風雷雨不迷而縣取目焉注又云鉅鹿郡治秦滅趙以為鉅鹿郡漢景帝時為廣平世祖中興更為鉅鹿水經注又引古書云堯將禪舜納之大麓之野烈風雷雨不迷乃致以昭華之玉故鉅鹿縣取名焉與此畧同據酈氏說大麓即鉅鹿之地十三州志云鉅鹿唐虞時大麓也虞舜百揆納于大麓麓者林之大也堯亦使天下皆見之故置諸侯合羣臣與百姓納之大麓之野然後以天下授之明已禪之公也大陸縣今有堯臺高與城等乃堯禪舜之處則大麓之地實有可攷矣春秋緯合誠圖曰赤龍負圖以出河見堯與太尉舜等百二十臣集發藏之大麓亦以大麓為山麓之麓而史記五帝本紀曰堯使舜入山林川澤鄭注書序曰入麓伐木則不得以入麓為受禪可知淮南修務訓曰既入大麓烈風雷雨不迷乃屬以九子贈以昭華之玉而傳天下焉以為雖有法度而朱弗能統也論衡正說篇曰復令入大麓之野而觀其聖逢烈風疾雨終不迷惑堯乃知其聖授以天下三國文帝紀注引魏王上書曰天下神器禪代重事故堯將禪舜納于大麓舜之命禹元圭告功烈風不迷

九州攸平詢事考言然後乃命諸說皆以納麓而風雨不迷乃命禪讓非謂納麓卽是受禪其義甚明大傳云致天下於大麓之野本不以爲書之納麓併爲一談者自誤耳

舜耕於歷山堯妻之以二女屬其九子也贈以昭華之玉

初學記帝王部

疏證曰尸子曰舜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國堯聞之賢舉之草茅之中與之語禮樂而不逆與之語政至簡而易行與之語道廣大而不窮於是妻之以皇媵之以娥九子事之而託天下焉史記五帝紀曰堯於是乃以二女妻舜以觀其內使九男與處以觀其外又曰舜居媯汭內行彌謹堯二女不敢以貴驕事舜親戚甚有婦道堯九男皆益篤列女傳曰有虞二妃帝堯之二女也長曰娥皇次曰女英堯舉舜爲相攝行王政每事常謀於二女舜既受禪爲天子娥皇爲后女英爲妃趙岐注孟子曰堯使九子事舜以爲師以二女妻舜

維元祀巡守四嶽八伯

注祀年也元年謂月正元日舜假於文祖

之年也巡行也視所守也天子以天下爲守堯始得義和命爲六

卿其主春夏秋冬者並掌方嶽之事是爲四嶽出則爲伯其後稍

死鵬吸共工等代之乃分置八伯

注見儀禮通解續二十六亦見周禮序御覽皇王部六禮儀部

十六又通鑑前編節引

疏證曰路史曰歲二月者乃次一年二月也世不之究虞夏傳云惟元祀巡守四岳八伯馬融以爲受終後五年非也鄭云建卯之月是矣注以爲除堯喪卽真之年非錫瑞案羅說是也鄭注非伏羲大傳說古天子三公九卿無六卿義和古說皆以爲司天之官卽是四子非義和別爲二人詳見孫星衍疏鄭蓋傳會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義近重和近黎故以義和爲掌天地四子掌四時卽周禮之六卿然周禮作於周公不可以解唐虞之制義和司天之官不得兼掌方嶽大傳明以四嶽八伯並列則是四嶽之外更有八伯鄭謂分四嶽置八伯則既有八伯當無四嶽矣說與大傳顯然不合四嶽八伯並列者或如周時五侯九伯二伯佐一侯之制四嶽下別置八伯佐之或四嶽八伯分主十二州皆無明文可知

壇四奧沈四海封十有二山兆十有二州

注奧內也安也四方之

內人所安居也為壇祭之謂祭四方之帝四方之神也祭水曰沈

注見儀禮通解續又見文選宋郊祀歌注御覽禮儀部十六亦引此注祭者必封封亦壇也十有二

山十有二州之鎮也兆域也為營域以祭十二州之分星也壇沈

封兆皆因所宜為之名御覽八十一皇王部六引維元祀至此下有濬川二字宜從之注見儀禮通解續

疏證曰據大傳文今文尚書當以封十有二山列兆十有二州之上漢書地理志曰堯遭洪水懷山襄陵天下分絕為十二州

使禹治之水土既平更制九州王莽傳曰堯典十二州後定為九州是十二州本非當時所置故大傳作兆不作肇史記作肇

是通段字其義亦當為兆詩后稷肇祀禮記引作兆祀肇域彼四海箋云肇當作兆是肇兆古通之證鄭注大傳不誤注尚書

從馬義以分十二州在平水土置九州之後則失之江聲曰先儒以肇之始解為始分十二州殊未安也聲竊謂十二州蓋自

古有之此當如大傳作兆十有二州謂為兆域以祭分星於義允恩十二州上繫十二次者天有十二次實為十二州之分野

天象見於某次則災祥應於某州是相繫屬者也江說十二州象十二次者史記正義引星經云角亢鄭之分野兗州氏房心

宋之分野豫州尾箕燕之分野幽州南斗牽牛吳越之分野揚州須女虛齊之分野青州危室壁衛之分野并州奎婁魯之分

野徐州胃昂趙之分野冀州畢觜參魏之分野益州東井輿鬼秦之分野雍州柳星張周之分野三河翼軫楚之分野荊州也

樂正定樂名注樂正樂官之長周禮曰大司樂注見儀禮通解續**元祀代**

泰山注元始也歲二月東巡守始祭代氣於泰山也東稱代書曰

至于岱宗柴注見儀禮通解續玉燭寶典引傳代作岱注始祭賁代氣於泰山也作始祭岱柴於太山東稱代作岱賁

兩伯之樂焉陽伯之樂注陽伯猶言春伯春官秩宗也伯夷掌之

毛詩小雅鼓鐘疏引虞傳陽伯上有東嶽二字儀禮經傳通解續

二十六通鑑前編並同注見儀禮通解續玉燭寶典引傳亦有

東嶽**舞株離**注株離舞曲名言象物生育離根株也注見儀禮通

鼓鐘正義周禮鞀輿**其歌聲比余謠**注徒歌謂之謠其聲清濁比

氏疏引注株離至此注見儀禮通解續玉燭寶典引注舞曲名下

如余謠然後應律也多也字言象物生下無育字比如余謠無如

多也字言象物生下無育字比如余謠無如

多也字言象物生下無育字比如余謠無如

多也字言象物生下無育字比如余謠無如

多也字言象物生下無育字比如余謠無如

多也字言象物生下無育字比如余謠無如

多也字言象物生下無育字比如余謠無如

多也字言象物生下無育字比如余謠無如

字應律也無也字名曰哲陽注哲當為析春厥民析哲陽樂正所定名也

是時契為司徒掌地官矣後又舉禹掌天官饒伯之樂注儀當為

義義仲之後也舞薺哉其歌聲比大謠名曰南陽注薺動貌哉始

也言象物應雷而動始出見也南任也注皆見儀禮通解續玉燭

字義仲之後上有伯字下無也字薺動貌下多也字注寶典引注所定名也無名

言象物無物字始出見也無見也字南任任誤佳

疏證曰白虎通禮樂篇曰東夷之樂曰朝離朝離者萬物微離

地而生通典引通義曰東方所謂侏離者何陽氣始通萬物之

屬離地而生故謂之侏離朝侏一聲之轉與鄭義同其餘無可

徵或當如鄭所說八伯不知何人當闕疑鄭以陽伯等四人為

伯夷棄咎陶垂儀伯等四人為義和仲叔四子之後蓋未可據

下明有義伯何知此儀伯當為義又何以知此為仲後下義伯

為叔後恐皆屬傳會非伏羲

中祀大交霍山爾雅釋地疏引虞夏傳霍山為南嶽貢兩伯之樂焉注中仲也古字

通春為元夏為仲五月南巡守仲祭大交氣於霍山南交稱大交

書曰宅南交是也玉燭寶典引注古字下無通字霍山下多也字

日度南交也南交稱大交無上交字書曰宅南交是也作書

疏證曰王引之云大傳所稱皆今文尚書鄭注大傳所引皆古

文尚書是古文作交今文作大交也以日暘谷日幽都例之大

交之上當有日字古文尚書脫曰大二字耳案王說似是而據

大傳上文云元祀代泰山日代不日暘谷則大傳未必即以大

交當南交

夏伯之樂注夏伯夏官司馬也棄掌之舞謾或聖賢羣輔錄謾或

字一無武其歌聲比中謠名曰初慮羣輔錄作祁慮玉海同注謾猶曼也或

字玉海同長貌言象物之茲曼或然也初慮陽上極陰始謀也謾或為謗義

伯之樂注義伯義叔之後也舞將陽其歌聲比大謠名曰朱于羣輔

錄作朱華玉海

注將陽言象物之秀實動搖也于大也

玉燭寶典引傳初慮

同詩考作干作雷初義伯作儀伯朱于作未竿注司馬也無也字滋曼或然也

作葶蔓或然初慮陽上極陰始謀也作雷初陽上極陰始謀之也

義伯作儀伯義叔之後也無也字將陽上有舞字秀實作秀貴于大也作竿大

疏證曰尚書中侯列女傳論衡率性篇初稟篇本性篇潛夫論皆云稷為司馬與鄭注合然尚書刑德放云益為司馬淮南子云堯之治天下也契為司馬說苑君道篇同尚書舜命九官無司馬之名故各據所聞言之據大傳司馬是夏制見夏傳

秋祀柳穀華山貢兩伯之樂焉**注**八月西巡守祭柳穀之氣於華

山也柳聚也齊人語**秋伯之樂****注**秋伯秋官士也咎陶掌之舞蔡

俶其歌聲比小謠名曰**苓落**苓羣輔錄作零**注**蔡猶衰也俶始也言象物

之始衰也和伯之樂**注**和伯和仲之後也和仲儀禮通解續及路史後紀引作和叔非今

改舞玄鶴其歌聲比中謠名曰歸來**注**玄鶴言象陽鳥之南也歸

來言反其本也玉燭寶典引傳作柳榮花山名曰苓落無名字玄鶴作玄鶴注花山下無也字齊人語下多也字蔡

猶衰下無也字言象物之始衰也作言物之始衰者也

下無也字玄鶴言象陽鳥之南也作玄鶴言象物得陽鳥之南也疏證曰元鶴與陽鳥無涉注所云於義疑

幽都弘山祀**注**弘山恆山也十有一月朔巡守祭幽都之氣於恆

此字

山也互言之者明祭山北稱幽都也玉燭寶典引注恆山下無也字祭幽都祭作祀明祭下多

疏證曰鄭注於代大交柳穀幽都皆以氣言蓋義和四子所度之地遠在四極而此巡守祇到泰霍華恆四嶽故但遙祭其氣於泰霍華恆四嶽之間其禮當如後世之望祭

貢兩伯之樂焉冬伯之樂**注**冬伯冬官司空也垂掌之

玉燭寶典引注司空

下無也字

疏證曰鄭注尚書云禹登百揆之任舍司空之職為共工與虞故曰垂作共工益作朕虞是共工非即司空垂為共工未嘗為司空也此注所云與尚書注不合冬伯是垂亦無明文可據

舞齊落注齊落終也言象物之終也齊或為聚歌曰縵縵垂為冬

伯舞丹鳳一日齊落歌曰齊樂一日縵縵和伯樂闕聖賢羣輔錄引又玉海百

二六五引大傳云見羣輔錄注和伯樂闕四字見通鑑前編

玉燭寶典引傳注齊落作齊洛傳歌曰縵縵下即接論八音四會

無垂為冬伯數句注

齊或為聚下有也字

疏證曰陳壽祺曰一日齊落一日縵縵二句疑鄭注之文非大傳文也案垂為冬伯四字亦鄭注之文大傳八伯無稱名者據玉燭寶典引傳垂為冬伯以下皆非傳文吳中

本亦無垂為冬伯以下十九字今改正作鄭注

并論八音四會注此上下有脫亂其說未聞羣輔錄引注作脫辭

字注作

歸假于禰祖用特五載一巡守羣后德讓貢正聲而九族

具成注族當為奏言諸侯貢其正聲而天子九奏之樂乃具成也

以上傳自維元祀至此見儀禮經傳通解續二十六上因事之祭全引又通鑑前編帝舜元載引虞夏傳維元祀至用特止又御覽八十一禮儀部十六引維元祀至兆十有二州路史餘論卷八引舜元祀後紀十二有虞紀引維元祀至八伯並云虞夏傳毛詩小雅鼓鐘正義引東嶽陽伯之樂尚書堯典正義引說舜典之四嶽及義伯和伯周禮鞮鞮氏疏引陽伯之樂舞株離並云虞傳又周禮序文選上林賦注長笛賦注顏延年郊祀歌注御覽皇王部六禮記王制正義路史後紀十二通鑑前編帝堯元載玉海詩考小學紺珠聖賢羣輔錄並引以上注自

夏伯至此並見儀禮經傳通解續二十六

疏證曰公羊何氏解詁引尚書亦作禰祖禮記王制史記五帝紀說苑修文篇後漢書肅宗紀安帝紀白虎通三軍篇巡守篇皆作祖禰蓋所據本不同三軍篇曰出所以告天何示不敢自專也非出辭反面之道也與宗廟異義還不復告於天知不告也外內故不復告也尚書言歸假于祖禰不言告於天知不告也巡守篇曰王者出必告廟何孝子出辭反面事死如事生尚書曰歸格于祖禰曾子問曰王者諸侯出辭反面其義甚精注云廟尊親也今文家解歸假于祖禰為出辭反面其義甚精注云

族當為奏者白虎通宗族篇曰族者湊也聚也廣雅釋言曰族湊也是族與奏聲近

雖禽獸之聲猶悉關於律樂者人性之所自有也故聖王巡十有

二州觀其風俗習其性情因論十有二俗定以六律五聲八音七

始著其素簇以為八此八伯之事也分定於五此五嶽之事也

五聲天音也八音天化也七始天統也通鑑前編帝舜六載引書大傳又北堂書鈔樂隋書

音樂志禮書百十七路史後紀十二詩地理考並節引也注關猶入也入路史後紀引作統今詩國風是

也此因論十有二俗下注五聲宮商角徵羽也八音鐘鼓笙磬塤箎祝敔琴

也七始黃鐘林鐘大簇南呂姑洗應鐘蕤賓七歌聲不應此則去

之素猶始也簇猶聚也樂音多聚以為八也五謂塤在北方鼓在

東方之屬天所以理陰陽也注見通鑑前編全引又隋書音樂志禮書百十七

疏證曰虞夏傳曰定鐘石論人聲乃及鳥獸咸變於前又曰狗

吠義鳴及倮介之蟲皆莫不延頸以聽蕤賓此所謂禽獸之聲

悉關於律也唐傳言巡守曰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俗故巡十

二州因論十二州之俗鄭以詩國風解之是也七始者漢書律

麻志引書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詠以出內五言女聽

注曰七者天地四時人之始也錫瑞案玉始詠以出內五言女聽禮樂志唐山人安世房中歌曰七始華始孟康曰七始天地

四時人之始敘傳曰八音七始劉德曰七始華始孟康曰七始天地

也樂說曰則七始八音均各得其宜矣宋均注曰七始謂四方

天地人也四方與四時義同是此所謂七始即大傳前所謂七

政與鄭注小異江聲曰黃鐘子之氣天統也大簇寅之氣人統

也大呂丑之氣地統也南呂酉之氣秋也姑洗辰之氣春也應

鐘亥之氣冬也蕤賓午之氣夏也春用季月冬用孟月者春陽

宜陽律孟則人統仲則陰律冬陰宜陰律仲則陽律且天統也

季則地統故也則是七者亦為三才四時也段玉裁曰七始即

七政蓋泛言之為七政在樂即為七始詔二十年左傳謂之七

音國語謂之七律賈逵注周語云周有七音謂之七律謂七器

音也意當作七律為音器也黃鐘為宮太簇為商姑洗為角林

政釋七始本於今文尚書據江段二說則鄭注與孟康諸人之義亦可通矣又案大傳云八伯之事復云五嶽之事是八伯外又有五嶽足證鄭說分四嶽置八伯之非前云四嶽而此云五嶽者今文家本有五嶽之文白虎通巡守篇曰嶽者何謂也嶽之言犄犄功德也東方爲岱宗者言萬物更相代於東方也南方霍山者霍之爲言護也言萬物護也太陽用事護養萬物也西嶽爲華山華之爲言穫也言萬物成熟可得穫也北方爲恆山恆者常也萬物伏藏於北方有常也中央爲嵩山言其高大也故尚書大傳曰五嶽謂岱山霍山華山恆山嵩山也白虎通以五嶽繫之巡守且明引大傳文是今文尚書本有五嶽公羊隱八年傳何氏解詁引尚書歸假于禰祖用特之上有還至嵩如初禮六字是其明證史記封禪書漢書郊祀志於皆有還至嵩之禮下文云中嶽嵩高也皆可以證今文之義後人專據古文尚書謂古祇有四嶽無五嶽又謂中嶽嵩高是漢制爾雅後一說爲後人羣入唐虞時當以霍太山爲中嶽此皆臆說古無明文何如據大傳及爾雅史記漢書白虎通公羊解詁之義有明證乎

維五祀定鐘石論人聲乃及鳥獸咸變於前故更著四時推六律

六呂詢十有二變而道宏廣五作十道孝力爲右秋養耆老而春

食孤子乃淳然招樂興於大鹿之野執事還歸二年譏然乃作大

唐之歌

通鑑前編帝舜五載引虞夏傳又宋書禮志路史後紀十二有虞紀路史發揮五詩考

注詢均也五

作五教也十道謂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

婦聽者也興成也樂以致天神出地祇致人鬼爲成也譏猶灼也

大唐之歌美堯之禪也

注見通鑑前編帝舜五載又路史後紀十二引五作十道注

疏證曰大傳云孝力爲右者蓋謂孝弟力田漢書高后紀元年初置孝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師古曰特置孝弟力田官而尊其秩欲以勸厲天下令各敦行務本文帝紀十二年詔曰孝悌天下之大順也力田爲生之本也三老衆民之師也其遺謁者勞賜三老孝者帛人五匹悌者力田二匹及問民所不便安而呂戶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員令各率其意以導民焉師古曰計戶口之數以率之增置其員廣教化也後漢肅宗紀元和二年詔曰三老尊年也孝悌淑行也力田勤勞也國家甚休之

漢置孝悌力田用今文家說也云秋養者老春食孤子者禮記
郊特牲亦有此文云春饗孤子秋食者老其文小異正義引皇
氏云春是生養之時故饗孤子取長養之義秋是成熟之時故
食者老取老成之義傳義亦當然也陳祥道禮書養孤之禮篇
云周禮皆言饗耆老孤子書大傳言食孤子則饗與食固兼用
也古者嘉樂不野合大傳云招樂興於大鹿之野者大鹿之野
大傳以為舜受禪之處舜於此時已有禪禹之意故興招樂於
大鹿之野招本舜樂而史記五帝紀云於是禹乃興九招之樂
者蓋以舜將禪禹乃作招樂欲禹之紹己如己之紹堯乃興樂
於己受禪之地以示其意樂為禹作故史記以為禹興九招之
樂也鄭注以為大禹之歌美堯之禪
蓋亦以美堯禪示己將禪禹之意

樂曰舟張辟雍鵠鵠相從八風回回鳳皇喈喈

玉海音樂又六
藝流別卷一

疏證曰陳壽祺曰路史後紀十二云維五祀定鐘石論人聲鳥
獸咸變乃更著四時推律呂均十有二變而道宏廣於是勃然
興韶於大麓之野執事還歸二年謗然乃作大唐之歌以聲帝
美聲成而絳鳳至故其樂曰舟張辟雍鵠鵠相從八風回回鳳
皇喈喈據此則樂曰以下當與上文相屬但疑尚有脫文耳談
作謗字之誤又曰尚書無効無或併張為幻爾正釋訓併張誑

也說文解字併有壅蔽也楊雄國三老箴姦寇侏張侏張即併
張之異文鄭注周禮甸祝調今侏大也注論語朱張為侏張與
夷逸皆不作人名解鄭意夷逸謂夷於逸民侏張謂狂士張大
兒也尚書大傳舟張辟雍舟即併之省同聲假借言辟雍之形
有壅蔽而張大也錫瑞案鄭注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引董
仲舒以為成均五帝之學疑辟雍即禮大成均取其四方來觀者
均也異義韓詩說辟雍者天子之學圓如璧壅之以水示圓言
辟取辟有德不言辟水言辟雍者取其雍和也御覽引桓譚新
論云王者作圓池如璧形實水其中以圓壅之故曰辟雍又引
禮統云辟雍之制奈何王制曰辟雍圓以象璧雍以水內如復
外如堰盤焉白虎通辟雍篇曰天子立辟雍何辟雍所以行禮
樂宣德化也辟者璧也象璧圓以法天也雍者壅之以水象教
化流行也辟之言積也積天下之道德雍之為言壅也天下之
儀則故謂之辟雍也據此諸說是辟雍本以有壅蔽得名故說
文以併為有壅蔽凡有壅蔽則多欺誑故併張又為誑此乃引
申之義非本義也八風回回者蓋於辟雍中作樂以行八風左
氏隱五年傳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疏引服注云八風八
卦之風乾音石其風不周坎音革其風廣莫艮音匏其風融震
音竹其風明庶巽音木其風清明離音絲其風景坤音土其風
涼兌音金其風閭闔高誘注淮南天文閭闔風至四十五日不

周風至云乾卦之風也爲磬也注不周風至四十五日廣莫風至云坎卦之風也爲鼓也注距冬至四十五日條風至云艮卦之風也爲管也注明庶風至四十五日清明風至云巽卦之風也爲柷也注清明風至四十五日涼風至云坤卦之風也爲唄也注涼風至四十五日閭闔風至云兌卦之風也爲鍾也此漢人以八風配八卦八音之義

維五祀定鍾石論人聲注舜始欲改堯樂乃及鳥獸咸變於前注

百獸率舞之屬秋養耆老而春食孤子乃淳然招樂興於大鹿之

野報事還歸二年譏然乃作大唐之歌注譏猶灼也大唐之歌美

堯之禪也歌者三年昭然乃知乎王世明有不世之義招爲賓客

而雍爲主人注招雍皆樂章名也賓入奏招主人入奏雍也始奏

肆夏納以孝成注始謂尸入時也納謂薦獻時也肆夏孝成皆樂

章名舜爲賓客而禹爲主人注舜既使禹攝天子之事於祭祀避

之居賓客之位獻酒則爲亞獻也樂正進贊曰尙考大室之義唐

爲虞賓注尙考猶言往時也大室明堂中央室也義當爲儀儀禮

儀也謂祭大室之禮堯爲舜賓也至今衍於四海成禹之變垂於

萬世之後注衍猶溢也言舜之禪天下至於今其德業溢滿四海

也御覽五百七十一樂部九又御覽天部八人事部四十六詩考

子之

原本玉篇食部引傳春食餽子鄭注餽子小人也卽春食孤

異文

疏證曰據大傳則肆夏是古樂虞夏時亦有之非作於周足證呂叔玉以肆夏爲時邁之非此雍亦非周頌之雍卽辟雍耳舜爲賓客而禹爲主人乃釋尙書虞賓在位之義漢書禮樂志九疑賓夔龍舞注如淳曰言以舜爲賓客也夔典樂龍管納言皆隨舜而來舞以樂神又王莽傳莽乃策命孺子曰永爲新室賓莽用今文尙書自比禹之受禪比孺子於舜非比以丹朱也後

漢書獻帝紀贊曰獻生不辰身播國屯終我四百永作虞賓此
蔚宗沿用謝承華嶠舊文亦用今文尚書以獻帝禪魏比舜禪
禹故贊以虞賓史記夏本紀於是變行樂至帝拜曰然往欽哉
下卽系以於是天下皆宗禹之明度數聲樂爲山川神主帝舜
薦禹於天爲嗣十七年而帝舜崩是今文說以夔曰憂擊鳴球
以下爲舜薦禹於天時事皆本大傳之義若白虎通王者不臣
篇引尚書虞賓在位謂丹朱馬融以祖考爲舜除瞽瞍之喪祭
宗廟之樂皆與大傳義違鄭注尚書云虞賓謂舜以爲賓卽二
王後丹朱也亦與此注不合又案舜爲賓客以下當從文選王
元長曲水詩序注作維十有五祀事此所引有脫文也鄭以大
室爲明堂中央室阮元云據此明堂五室之制非始於夏

維十有三祀帝乃稱王而入唐郊猶以丹朱爲尸於時百執事咸
昭然乃知王世不絕爛然必自有繼祖守宗廟之君注舜承堯猶
子承父雖已改正易樂猶祭天於唐郊以丹朱爲尸至十三年天
下既知已受堯位之意矣將自正郊而以丹朱爲王者後欲天下

昭然知之然後爲之故稱王也晉祀夏郊以董伯爲尸知當以丹

朱爲王者後使祭其郊也祖或爲體

儀禮經傳通解續二十二天
神引傳及注禮記曲禮正

義載異義引虞夏傳舜入唐郊二句禮書
四十七尸通鑑前編帝堯七十載引同

疏證曰舜稱帝而此云稱王者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曰
王者之法必正號紂王謂之帝封其後以小國使奉祀之下存
二王之後以大國使服其服行其禮樂稱客而朝故同時稱帝
者五稱王者三所以昭五端通三統也是故周人之王尚推神
農爲九皇而改號軒轅謂之黃帝因存帝顓頊帝嚳帝堯之帝
號紂虞而號舜曰帝舜錄五帝以小國下存禹之後於杞存湯
之後於宋以方百里爵稱公皆使服其服行其禮樂稱先王客
而朝春秋作新王之事變周之制當正黑統而殷周爲王者之
後紂夏改號禹謂之帝禹錄其後以小國故曰紂夏存周以春
秋當新王據堯生之說則今以夏殷周爲三王黃帝至堯舜爲
五帝皆沿周時之制周始紂虞謂之帝舜在舜當日本是稱王
大傳云帝據後人所稱云稱王據當時所稱也云丹朱爲尸者
曲禮疏引異義公羊說祭天無尸左氏說晉祀夏郊以董伯爲
尸虞夏傳云舜入唐郊以丹朱爲尸是祭天有尸也許慎引魯

郊祀日祝延帝尸從左氏說攷石渠論周公祭天太公爲尸亦祭天有尸之證鄭君箋詩鳧鷖在渚以爲喻祭天地之尸禮疏載皇侃舊疏園丘之祭有王獻尸尸酢王之禮亦以爲祭天有尸但祭天又有配天者有虞氏郊嘗則郊以嘗配天丹朱爲尸或當爲帝嘗之尸也孫星衍云疑丹朱爲顓頊尸也其天尸及帝嘗堯尸無文可知孫氏蓋據有虞氏祖顓頊之義然祖宗之祭皆在明堂此十傳明言是郊郊與明堂不得爲一孫說非是傳云繼祖者考侯不祖天子惟二代之後得祖天子也

維十有四祀帝乃陞而歌者重篇通鑑前編帝舜十四載引虞夏傳

維十有四祀鐘石筦箎變聲樂未罷疾風發屋天大雷雨帝沈首

而笑曰明哉非一人天下也乃見於鐘石北堂書鈔石又路史發揮五注引虞傳云維

五祀興韶樂於大鹿之野十四祀筦管變天大雷雨疾風爲遜禹之事也

疏證曰樂緯稽耀嘉曰禹將受禪天意大變迅風靡木雷雨晦冥

維十有五祀祀者貳尸通鑑前編帝舜十五載引虞夏傳

疏證曰左氏僖十五年傳其卜貳圉也杜預集解曰貳代也此貳字亦當訓代舜將使禹主祭故更代其尸

維十有五祀舜爲賓客禹爲主人樂正進贊曰尙考太室之義唐

爲虞賓文選王元長曲水詩序引尚書大傳還歸二年而廟中苟有歌大化大訓六

府九原而夏道興通鑑前編注四章皆歌禹之功困學紀聞卷二於時卿雲聚

俊父集百工相和而歌卿雲御覽人事部四十六又天部八又藝文類聚天部上祥瑞部上後漢書崔

駟傳注文選江文通雜體顏特進侍宴詩注並引小異

疏證曰史記天官書曰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謂卿雲卿雲見喜氣也西京雜記曰瑞雲曰慶雲曰景雲

或曰卿雲

於時俊父百工相和而歌卿雲帝乃倡之曰卿雲爛兮注和氣之

明者也糾縵縵兮注教化廣遠或以爲雲出岫回薄而難名狀也

日月光華旦復旦注言明明相代八伯咸進稽首曰明明上天
爛然星陳日月光華宏於一人帝乃載歌旋持衡曰日月有常星
辰有行四時從經萬姓允誠於予論樂配天之靈遷於賢聖莫不
咸聽養乎鼓之軒乎舞之菁華已竭褰裳去之於時八風循通卿
雲蓂蓂注蓂或爲簇言和氣應也蟠龍賁信於其藏注蟠屈也蛟
魚踴躍於其淵龜鼈咸出於其穴遷虞而事夏也通鑑前編帝舜

樂部九引帝乃倡之至末引傳及注又御覽八天部八引舜時
卿雲見於時百工和歌舜歌曰云云又御覽九天部九御覽八百
七十二休徵部一事類賦二雲注卷十一歌法藝文類聚四十三
祥瑞部上文選東京賦注別賦注曲水詩序注潘正叔贈陸機詩
法七命注並分列載歌藝文四十三御覽五百七十一並作再歌
舞之御覽作無之循通御覽作循涌賁作賁循通他書作修通非
於其藏文選七命注於作越旋持衡三字御覽無今
從前編增旋上依宋書符瑞志當有擁字前編亦脫

陳壽祺曰譏然作大唐之歌徐陵梁禪陳策文云精華既竭耄
勤已倦則抗首而笑惟賢是與謗然作歌簡能斯授悉用尚書
大傳事而譏字作謗路史亦作謗據鄭注謗猶灼也則作謗者
誤又北堂書鈔引大傳沈首而笑徐陵文作抗首通鑑外紀作
枕首尋其文義抗首是也又宋書符瑞志云舜乃擁璫持衡而
笑北齊書文宣帝紀云重華握麻持衡擁璇通鑑前編引大傳
帝乃載歌旋持衡旋上當脫擁字載歌藝文類聚四十三御覽
五百七十一引並作再歌外紀說此事亦然惟於歌卿雲後云
帝乃再歌擁旋持衡枕首而笑曰時哉夫天下非一人之天下
也亦見乎鐘石等瑟此則上下舛亂劉道原所據大傳已失其
舊矣又曰宋書符瑞志禹乃興九招之樂致異物鳳皇來翔又
曰舜在位十有四年奏鍾石笙篳未罷而天大雷雨疾風發屋
拔木桴鼓播地鐘磬亂行舞人頓伏樂正狂之舜乃擁璫持衡
而笑曰明哉乎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亦乃見於鐘石笙篳乎
乃薦禹於天使行天子事於時和氣普應慶雲興焉若煙非煙
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百工相和而歌卿雲帝乃倡之
曰慶雲爛兮紉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羣臣咸進稽首曰
明明上天爛然星陳日月光華宏於一人帝乃再歌曰日月有
常星辰有行四時從經萬姓允誠於予論樂配天之靈遷於聖
賢莫不咸聽養乎鼓之軒乎舞之菁華既竭褰裳去之於是八

風修通慶雲蔡蟠龍奮迅於其藏蛟魚踴躍於其淵龜鼈咸出於其穴遷虞而事夏宋志此文蓋悉本大傳今大傳舜五祀十二祀十四祀十五祀之事錯見書籍所引闕佚不全又先後乖舛吳中舊本徒據太平御覽樂部九所引一條實多闕漏考路史後紀十二有虞紀言維五祀定鐘石論人聲興韶於大麓之野還歸二年作大唐之歌聲成而絃鳳至故其樂曰俯張辟雍鷓鴣相從八風回回鳳皇啾啾困學紀聞卷二引大傳樂曰以下四句是宜與大唐之歌相屬也御覽樂部九引歌者三年乃知乎王世明有不世之義此十七字亦宜綴樂部九引歌之下蓋所謂歌者卽歌大唐之歌也所謂明有不世之義卽指堯禪舜而言也儀禮經傳通解續卷二十二引維十有三祀帝乃稱王而入唐郊猶以丹朱爲尸正說舜受禪事下言百執事咸知王世不絕必有繼祖守宗廟之君與乃知王世明有不世之義正相對照是此段宜與歌者三年三句相屬也路史發揮五注引虞傳云十四祀笙管變天大雷雨疾風爲遜禹之事北堂書鈔引維十有四祀鐘石笙管變云云通鑑前編引維十有四祀帝乃雍而歌者重篇是此數條宜相屬也宋書符瑞志說舜十四年奏樂事甚詳與北堂書鈔所引大傳合則宋志之爲全採大傳無疑書鈔所引有不備者當據宋書路史補之也路史後紀十二敘舜咨禹而異位下云鐘石淪笙管變未及終天大雷

電烈風大木盡拔大屋盡發宮羽盡革二工伏祝以操雅帝乃雍歌者重篇樂人重贊舞人復綴乃更容貳節備十有二變奏肆夏而納以孝成四岳三公暨百執事咸贊於帝者尚稽大室唐爲虞賓始而狂然沆茲羨於四海誠禹之命敷於四海韶爲賓而雍爲主人矣尋路史此段多本大傳其次第畧可見帝乃雍而歌者重篇在鐘石笙管變之下尚有樂正重贊舞人復綴數語而始奏肆夏納以孝成尚稽大室唐爲虞賓一節據文選曲水詩序注乃十有五祀事路史乃與歌雍重篇聯爲一時今詳審文義納以孝成以上當爲十四祀事下當接歌者二年而廟中苟有歌大化大訓六府九原而夏道興舜爲賓客以下當從選注爲十五祀事其上當據前編增祀者貳尸一語如此則文從而不紊矣聖賢羣輔錄云十有五祀後又有百工相和而歌慶雲八伯稽首而進見是卿雲之歌在十五祀後也通鑑前編引虞夏傳維十有四祀帝乃雍而歌者重篇下卽接云於時俊父百工相和而歌慶雲云云亦失次今參訂諸書所徵更定之如左

維五祀定鐘石論人聲乃及鳥獸咸變於前故更著四時推六律六呂詢十有二變而道宏廣五作十道孝力爲右秋養耆老而春食孤子乃淳然招樂興於大鹿之野報執一作事還歸二年譏然乃作大唐之歌樂曰舟張辟雍鷓鴣相從八風回回鳳皇

啾啾歌者三年昭然乃知王世明有不世之義維十有三祀
帝乃稱王而入唐郊猶以丹朱爲尸於時百執事咸昭然乃知
王世不絕爛然必自有繼祖守宗廟之君維十有四祀鐘石笙
箎變聲樂未罷疾風發屋天大雷雨帝沈首而笑曰明哉非一
人之天下也乃見於鐘石地雷雨下當依宋書符瑞志補桴鼓播
歌者重篇復此下二凡十見於鐘石地雷雨下當依宋書符瑞志
客而雍爲主人始奏肆夏納以孝成還歸二年而廟中苟有歌
大化大訓六府九原而夏道興維十有五祀祀者貳尸舜爲賓
客而禹爲主人樂正進贊曰尚考太室之義唐爲虞賓至今衍
於四海成禹之變垂於萬世之後於時卿雲爛兮禮作樂興
華旦復旦兮八伯咸進稽首曰明明上天爛然星陳日月光華
宏子一人帝乃再拜辭一歌旋持衡曰日月有常星辰有行四
時從經萬姓允誠於予論樂配天之靈遷于賢聖莫不咸聽養
乎鼓之軒乎舞之菁華已竭褰裳去之於時八風循通卿雲藂
繁蟠龍賁信於其藏蛟魚踴躍於其淵龜鼈咸出於其穴遷虞而事夏也
錫瑞案陳氏所定傳文近是舜爲賓客故知王者不世丹朱爲
尸故知王世不絕觀大傳義乃知聖人受天命而非妄公天下

而無私孟子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舜之受堯猶禹之受舜
古時天與民近天人之應昭然不爽不必定有五老河圖等事
如緯候所云也舜五祀已有禪禹之意十五祀已薦禹於天孟
子史記皆云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者蓋由禹攝之年數
起其實舜之薦禹並不止十七年十三祀稱王而入唐十四祀
以招爲賓客可見舜不欲久居天位魏源書古微謂五祀十三
祀當互易其說無據路史發揮舜之授禹亦有納麓烈風雷雨
之事虞傳云惟五祀興韶樂於大麓之野十四祀笙管變天大
雷雨疾風爲遜禹之事也是羅氏所見大傳與今不異不當如
魏說矣大傳以旋機爲北極史記以玉衡爲北斗是旋衡皆星
名此傳擁旋持衡不知何物馬鄭以旋機玉衡爲渾儀此是郊
天古卽有渾儀亦無郊祀以渾儀隨往之理當闕疑祀天在郊
故有蛟龍魚鼈之應周禮所謂三變致鱗物六變致介物也夏
金德故水蟲應八風循通者孫氏瑞應圖曰循風者八方之風
應時而至立春之日則東方明庶風至春分之日則東南清明
風至一名薰風立夏則南方景風至一名巨風夏至則西南方
涼風至一名薰風立秋則西方閭闔風至一名飈風秋分則西
北方不周風至一名廣風立冬則北方廣漠風至一名寒風冬
至則東北風至一名廣風至一名颶風孝
經援神契曰德至八方則祥風生

皋陶謨

翊輔也

華嚴經第七十四音義卷下引尚書大傳

陳壽祺曰此文尚書夙夜翊明有家之訓今文見史記五帝本紀

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也三年一貢士天子命與諸侯輔助爲政所以通賢共治示不獨專重民之至大國舉三次國舉二人小國舉一人一適謂之攸好德注適猶得也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有功者天子賜以車服弓矢再賜以秬鬯三賜以虎賁百人號曰命諸侯命諸侯得專征者鄰國有臣弑其君孽伐其宗者注孽支子也宗適子也雖弗請於天子而征之可也征而歸其地於天子注征伐也有不貢士謂之不率正者注率循也正由也天子紂

之一不適謂之過注謂三年時也再不適謂之敖注謂六年時也

三不適謂之誣注謂九年時也誣者天子紂之一紂少紂以爵注

言少紂明以漸也再紂少紂以地三紂而爵地畢注凡十五年後漢

書左周黃傳論注儀禮經傳通解王制之已有不貢士以下十字通解引作諸侯之有不率正者又見禮記射義正義小異路史後紀十一陶唐氏云三適之賞見虞夏傳注見禮記射義正義又公羊莊元年解詁引三年一貢士至小國舉一人儀禮集傳集注三十三引伏書禮諸侯三年一貢士至三紂而地畢小異又禮書卷一百八漢書武帝紀注後漢書蔡邕傳注通典選舉一文選晉武帝華林園集詩注困學紀聞卷五並節引

疏證曰禮記射義曰是故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數有慶而益地數有讓而削地注曰三歲而貢士舊說云大國三人次國二人小國一人正義引書傳云云曰不云益地者文不具矣漢書武

帝紀有司奏議曰古者諸侯貢土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
賢三適謂之有功乃加九錫不貢土一則黜爵再則黜地三而
黜爵地畢矣說苑修文篇云諸侯三年一貢土士一適謂之好
德再適謂之尊賢三適謂之有功有功者天子一賜以輿服弓
矢再賜以鬯三賜以虎賁百人號曰命諸侯命諸侯者鄰國有
臣弑其君孽弑其宗雖不請於天子征之可也已征而歸其地
於天子諸侯貢土一不適謂之過再不適謂之敖三不適謂之
誣天子黜之一黜以爵再黜以地三黜而地畢諸侯有不貢土
者謂之不率正不率正者天子黜之亦三黜地畢然後天子比
年秩官之無文者而黜之以諸侯之所貢土代之白虎通云三
年一貢土者治道三年有成也諸侯所以貢土於天子者進賢
勸善者也天子聘求之者貴義也治國之道本在得賢得賢則
治失賢則亂故月令季春之月開府庫出幣帛周天下勉諸侯
聘名士禮賢者有貢者復有聘者何以爲諸侯貢土庸才者貢
其身盛德者貢其名及其幽隱諸侯所遺失天子之所昭故聘
之也潛夫論考績篇云古者貢土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尚
賢三適謂之有功則加之賞其不貢土也一則黜爵再則黜地
三則爵土俱畢公羊莊元年何氏解詁云禮諸侯三年一貢土
於天子天子命與諸侯輔助爲政所以通賢共治示不獨專重
民之至大國舉三人次國舉二人小國舉一人後漢書魯丕傳

對策云古者貢士得其人有慶不得其人有罰皆本大傳之義
也傳云大國舉三人次國舉二人小國舉一人者王制云大國
三卿皆命於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注
小國亦三卿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其君此文似脫誤耳白
虎通引王度記日子男三卿一卿命於天子然則諸侯之卿命
於天子者大國三人次國二人小國一人故所貢之人數亦準
此與

書稱天工人其代之傳曰夫成天地之功者未嘗不蕃昌也

潛夫論卷

二思
賢篇

天子衣服其文華蟲作績宗彝藻火山龍諸侯作績宗彝藻火山

龍子男宗彝藻火山龍大夫藻火山龍士山龍故書曰天命有德

五服五章哉

禮書卷三又卷一
引至士山龍止

山龍純青華蟲純黃作會宗彝純黑藻純白火純赤

隋書禮儀志
七引尚書大

傳下云以此相間而爲五采注五采相錯非一色也隋書禮儀志

八字恐非大傳文今不錄引鄭元議已

非之云山龍青也華蟲黃也作績黑也宗彝白也藻火赤也天子服

五諸侯服四次國服三大夫服二士服一注元或疑焉禮書卷一

御覽六百九十服章部六

疏證曰陳壽祺曰續漢書輿服志孝明皇帝永平二年初詔有

司采周官禮記尚書皋陶篇乘輿從歐陽氏說公卿以下從大

小夏侯氏說又曰衣裳玉佩備章采乘輿刺繡公侯九卿以下

皆織成又曰顯宗初服旒冕衣裳赤舄絢履以祠天地養三老

五更於三雍天子三公九卿特進侯侍祠侯祀天地明堂皆冠

旒冕衣裳元上纁下乘輿備文日月星辰十二章三公諸侯用

山龍九章九卿以下用華蟲七章皆備五采後漢書明帝紀永

平二年注引董巴輿服志曰顯宗初服冕衣裳以祀天地衣裳

以元上纁下乘輿備文日月星辰十二章三公諸侯用山龍九

章九卿以下用華蟲七章皆五色采乘輿刺繡公卿以下皆織

成陳留襄邑獻之徐廣車服注曰漢明帝案古禮備其服章天

子郊廟衣阜上絳下前三幅後四幅衣畫而裳繡然則顯宗更

定服章所謂從歐陽夏侯說卽此是也然書傳之文無日月星

辰而云天子服五何與陳祥道禮書卷三引尚書大傳山龍青

也宗彝白藻火赤陳氏辨之曰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士之服

自皮弁而下固無藻火山龍矣旣曰子男宗彝藻火山龍士山

龍又曰次國服三大夫服二士服一是自戾也壽祺案書傳所

言虞制也固與周禮不同書傳服五服四服三服二服一者言

其采色非言其章數前後之文未嘗相戾永平初定冕服公卿

已下從大小夏侯說乘輿從歐陽說日月星辰十二章三公

諸侯用山龍九章卿已下用華蟲七章則是歐陽說冕服章數

仍以十二九七爲節大小夏侯說冕服章數乃自天子至公侯

以九爲節卿以下以七爲節明矣尚書益稷正義引鄭元書注

云自日月至黼黻凡十二章天子以飾祭服至周而變之以三

黻乃與三公不異開皇中就裏欲生分別故衣重宗彝裳重黼
黻合重二物以就九章爲十二等但每一物上下重行袞服用
九鷩服用七今重此三物乃非典故據此虞世基旣言近代服
依書傳而後周於山龍華蟲作繪宗彝藻火之外仍有粉米黼
黻此章數也大傳以山龍爲青華蟲爲黃作繪宗彝四字連讀
爲黑藻爲白火爲赤陳祥道引云作績黑也宗彝白也藻火赤
也分作績宗彝爲二合藻火爲一非伏生本文由所見大傳本
誤當從隋志更正又引云子男宗彝藻火山龍以次國服三核
之子男下宗彝亦誤衍宜刪陳氏反以是疑傳文自戾過矣說
文十三系部繪會五采繡也引虞書山龍華蟲作繪以後漢書
明帝紀乘輿刺繡公卿以下皆織成考之則大傳五服亦皆謂
繡非畫也鄭康成注尚書始云繪讀爲績凡畫者爲績與伏許
異見尚書正義左傳昭二十五年繪讀爲績凡畫者爲績與伏許
部繪沃黑色十二下女部嬪女黑色也繪之爲黑也說文十上黑
案陳氏據隋志證禮書之誤甚是禮書所引大傳當作子男藻
火山龍大夫火山龍士山龍乃合次國服三大夫服二士服一
之義陳氏說猶未覈陳氏又引續漢志及隋志以證大傳不知
歐陽大小夏侯之說非伏生義周隋之制卽沿漢志之誤尤非
所以證伏生義也經云五服五章並無十二章九章七章之文
虞士德土數五故天子服五土色黃故尚黃以華蟲爲首章惟

天子得服之周木德木色青故山龍居首虞士德土不取日月
星辰與粉米黼黻者日月星辰本不應繪於衣故王肅用今文
義謂舜時卽畫於旌旗不在衣許氏說文敘引書曰予欲觀古
人之象爲正文字之義是觀象所包甚廣不止服章史記五帝
紀以作文繡服色渾括山龍華蟲以下而日月星辰別見於上
則亦不以三辰列五章之中粉米黼黻或繡於裳或爲襍采亦
不入正數也伏生首傳尚書多識古制其說與經文合斷乎不
誤而歐陽大小夏侯顯違斯義者據續漢志云初詔有司采周
官禮記尚書皋陶篇尚書古於周官當以尚書列前而永平之
詔首列周官蓋當東漢時周官古文說已盛行詔旨必以周官
爲是故三家博士背師說以希世用改尚書舊說以徇周官此
其蹤跡之可尋者陳氏不得其說乃欲強合爲一不知大傳明
言天子服五無十二章九章之文何得以三家之說誣伏生左
氏傳云三代各異物又云周之王也上物不過十二以爲天之
大數是天子數用十二乃周制周以前無十二旒之冕卽不必
有十二章之服又何得以周官之制爲虞制哉且三家博士其
說又不同歐陽說有日月星辰大小夏侯說無之蓋日月星辰
畫於衣義不決於人心故兩夏侯去之日月星辰可不入章數
則粉米黼黻亦可不入章數矣王仲任習歐陽尚書故論衡量
知篇云黼黻華蟲山龍日月語增篇云服五采之服畫日月星

辰此歐陽說有日月星辰之明證鄭君注尚書周禮兼采歐陽
夏侯之義以有日月星辰十二章為虞制從歐陽說無日月星
辰九章為周制從夏侯說不知其本於歐陽又解華蟲
為雉宗彝為虎雉以合周官之鷩鷩鷩鷩說雖善於傳會然皆
周制不可以解虞書若大傳所言五章山龍青者龍東方之色
故青華蟲黃者華蟲當是鳳大戴禮曰羽蟲三百六十鳳皇為
之長是鳳可稱蟲爾雅釋言云皇華也皇與黃聲近華蟲之黃
卽鳳皇之皇王制曰有虞氏皇而祭注皇冕屬也畫羽飾焉周
禮樂師教皇舞先鄭注皇舞者以羽冒覆頭上衣飾翡翠之羽
後鄭注皇襍五采羽如鳳皇色合先後二鄭說是皇為鳳皇五
采之色飾於冠並飾於衣虞有鳳皇來儀之瑞故以皇名其冠
又飾之於衣鳳皇羽蟲之長故惟天子服之鳳皇蓋五采而多
黃五采故曰華蟲多黃故華蟲為黃所以知鳳皇色多黃者說
文鳥部鷩鷩鷩鷩也五方神鳥也東方發明南方焦明西方
謂之鷩鷩說文謂鷩鷩為西方神鳥者以其為鳳而白得西方之
色故與南方焦明之屬並言之蓋希世之瑞不常有者也錫瑞
案左氏傳云唐成公有兩肅爽馬賈逵曰色如霜紈然則西方
鷩鷩蓋色白以此推之東方發明當色青南方焦明當色赤北
方鷩鷩當色黑中央鳳皇當色黃中央之色黃也攷隋書禮儀

志古有冕服畫鳳皇者其文曰天監七年周捨議詔旨以王者
衮服宜畫鳳皇以示差降按禮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鄭
元所言皇則是畫鳳皇羽也此鄭注也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鄭
皆以衣定名猶加衮冕則是衮衣而冕明有虞言皇者是衣名
非冕名矣此微謂皇冕則衮衣而冕明有虞言皇者是衣名
云今祭服三公衣身畫獸麒麟鳳之旨事實灼然制可又王僧崇
獸形與獸此亦當同義應是雉卽宗彝也兩袖各有禽獸形類
鷩鷩鷩鷩是此類也與鷩鷩同義應是雉卽宗彝也兩袖各有禽獸形類
鄭元云雉屬鳳皇鼻長尾是獸之輕小者謂宜不得同獸此亦
虎尋冕服無鳳應改為雉又裳有圓花於禮無礙疑是畫師加
葩繭耳藻米黼黻並乖古制今請改正並去圓花帝曰古文日
月星辰此以一辰攝三物也山龍華蟲又以一山攝三物也藻
火粉米又以藻攝三物也是為九章今衮服畫龍則宜應畫鳳
明矣孔安國云華者花也則為花非疑若一向畫雉差降之文
復將安寄鄭義是所未允通典引周捨禮疑義云按禮有虞氏
皇而祭深衣而養老鄭元云皇是畫鳳皇羽也又按禮如衮冕
則衮是衣有虞氏言皇皇亦是畫鳳皇羽於衣據王僧崇說當時
差降據周捨說有虞氏皇是畫鳳皇羽於衣據王僧崇說當時
冕服本畫鳳皇疑是古制之僅存者非始於梁武也但王氏專據
鄭義欲改為雉梁武以為上下皆畫雉無差降故仍用畫鳳耳

作會宗彝黑者宗彝當卽尊彝古宗尊通用左氏傳伯宗穀梁作伯尊可證禮明堂位云夏后氏以雞彝是虞夏已有彝宗彝當畫繡尊彝之形如黼作斧形黻作亞形之比尊彝古器年久色黑故爲黑其必曰作會者作起也如考工記云作其鱗之而不甚著必爲作起之象以著其色如今之堆花故曰作會宗彝藻白者藻一作瑤卽玉藻之藻玉色白故爲白火赤者當爲圓火形考工記云火以圓是也孫星衍今古文注疏說甚詳然多傳會且不知禮書所引大傳實誤今不取

六律者何黃鐘蕤賓無射太簇夷則姑洗是也故天子左五鐘右

五鐘注六律爲陽六呂爲陰凡律呂十二各一鐘天子宮縣黃鐘

蕤賓在南北其餘則在東西天子將出則撞黃鐘周禮樂師注引黃鐘下有之鐘

二右五鐘皆應注黃鐘在陽陽氣動西五鐘在陰陰氣靜君將出

故以動告靜靜者皆和也馬鳴中律步者皆有容駕者皆有文御

者皆有數步者中規折還中矩立則磬折拱則桴鼓注言聲合於

樂體比於禮也然後太師奏登車告出也注周禮王出入奏王夏

入則撞蕤賓周禮樂師注引蕤賓下有之鐘二字左五鐘皆應注蕤賓在陰東五鐘

在陽君入故以靜告動動者則亦皆和之也以治容貌容貌得則

氣得氣得則肌膚安肌膚安則色齊矣注入故欲其靜也蕤賓聲

狗吠蠃鳴及倮介之蟲皆莫不延頸以聽蕤賓注皆守物及陰之

類也在內者皆玉色在外者皆金聲注玉色反其正性也金聲其

事殺然後少師奏登堂就席告入也注少師佐成太師之事者也

此言至樂相和物動相生同聲相應之義也以上傳注全見儀禮經傳通解集傳集注

卷二十七樂記 又周禮樂師注儀禮大射儀疏禮記玉藻正義後漢書班固傳注文選東都賦注太平御覽三百八十八卷人事

部二十九玉燭寶典引傳撞蕤賓之鐘有之鐘二字蕤賓聲作蕤賓有聲聽蕤賓上無以字注陰氣靜作陰五靜君將出作君將行出靜者皆和也作靜者則皆和此之謂也君入作君將入皆和之也無之字其事煞下多矣也

疏證曰韓詩外傳曰古者天子左右五鐘將出則撞黃鐘而右五鐘皆應之馬鳴中律駕者有文御者有數立則磬折拱則枹鼓行步中規折旋中矩然後太師奏升車之樂告出也入則撞蕤賓以治容貌貌得則顏色齊顏色齊則肌膚安蕤賓有聲鵠震馬鳴及僕介之蟲無不延頸以聽在內者皆玉色在外者皆金聲然後少師奏升堂之樂即席告入也此言音樂相和物類相感同聲相應之義也與傳文畧同呂氏春秋曰黃帝又命伶倫鑄十二鐘和五音始奏之曰咸池是十二鐘應十二律呂始制於黃帝也國語周語曰名之曰黃鍾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韋注黃中之色也鍾之言陽氣鍾聚於下也十一月陽伏於下陰始萌周語又曰蕤賓所以安靖神人獻酬交酢也韋注蕤委蕤柔兒也言陰氣為主委蕤於下陽氣盛長於上有似於賓主故可用之宗廟賓客以安靖神人行酬酢也史記律書曰黃鍾者陽氣踵黃泉而出也蕤賓者陰氣幼少故曰蕤痿陽不用事故曰賓漢書律志曰黃者中之色君之服也鍾者種也黃五色莫盛焉故陽氣施種於黃泉孳萌萬物爲六氣元也蕤繼也

賓道也言陽氣始道陰氣始繼養物也白虎通五行篇曰月令十一月律謂之黃鍾何黃者中和之色鍾者動也言陽氣於黃泉之下動養萬物也五月謂之蕤賓何蕤者下也賓者敬也言陽氣上極陰氣始起故賓敬之也易緯通卦驗言冬至之禮曰人主乃縱八能之士擊黃鍾之磬公卿大夫列士乃使八能之士擊黃鍾之鼓鼓黃鍾之琴瑟吹黃鍾之律間音以竿天地以和應黃鍾之音得蕤賓之律應則公卿大夫列士以德賀於人主夏日至之禮如冬日至之禮舞八樂皆以肅敬爲戒黃鍾之音調諸烝和人主之意慎則蕤賓之律應春秋緯感精符樂緯叶圖徵亦載其文畧同皆言黃鍾蕤賓之義也文獻通考元豐元年詔頒行元正冬至大朝會儀注云奏外辦閣簾捲殿上鳴蹕太樂令令撞黃鍾之鐘右五鐘皆應又云扇合殿下鳴蹕太樂令撞蕤賓之鐘左五鐘皆應蓋用傳義禮記玉藻趨以采齊注路門外之樂節周還中規注反行也宜園折還中矩注曲行也宜方堂之樂節周還中規注反行也趨於此趨時歌采齊爲節云齊當爲楚齊之齊者案詩小雅有楚茨之篇此作齊字故讀爲楚茨之茨音同耳其義則異路寢門內至堂謂之行於行之時則歌肆夏之樂按爾雅釋宮云室中謂之時堂上謂之行堂下謂

之步門外謂之趨中庭謂之走大路謂之奔此對文耳若總而
言之門內謂之行門外謂之趨鄭注樂師云行謂於大寢之中
趨謂於朝廷然則王出既服至堂而肆夏作出行謂於大寢之中
其反入至於應門路門亦如之此謂步迎賓客王如有車出之
事登車於大寢西階之前反降於阼階之前引尚書傳云云則
此傳與玉藻相出入也周禮樂師注司農云肆夏采齊皆樂名
或曰皆逸詩謂人君行步以肆夏為節趨疾於步則以采齊為
節元謂爾雅曰堂上謂之行門外謂之趨然則王至堂而肆夏
作出路門而采齊作其反入至應門路門亦如之亦與此傳義
合馬鳴不得中律馬鳴疑是鸞鳴之誤玉藻曰故君子在車則
聞鸞和之聲行則鳴佩玉是以非僻之心無自入也大戴禮曰
行中鸞和步中采芡趨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又曰居則習禮
文行則鳴佩玉升車則聞和鸞之聲是以非僻之心無自入也
在衡為鸞在軾為和馬動而鸞鳴鸞鳴而以非僻之心無自入則
敬此御之節也上車以和鸞為節下車以佩玉為節此鸞鳴中
律之證御覽引通禮義纂曰駕入撞蕤賓之鐘左五鐘皆應之
按蕤賓位居午午為陰主靜象王自外靜而入方居之始故先
作之而東廂應者東為陽陽主動明以靜告動使之相應駕出
撞黃鐘右五鐘皆應黃鐘位居子子為陽陽主動象王自內動
而出方行之始故先作之而西廂應者西為陰陰主靜明以動

告靜使之相和
也與傳注義合

古者天子必有四鄰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天子有問無
以對責之疑可志而不志責之丞可正而不正責之輔可揚而不
揚責之弼其爵視卿其祿視次國之君也

禮記文王世子正義通
典卷二十職官二儀禮
經傳通解集傳集注王制之丙玉海卷百二十又史記夏本
紀注漢書伏湛傳注太平御覽卷七十六路史後紀並節引

古者天子必有四鄰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天子中立而
聽朝則四聖維之是以慮無失計舉無過事故書曰欽四鄰此之

謂也

通鑑前編帝
舜元載注

天子必有四鄰前儀後丞左輔右弼直立而敢斷廣心而從欲輔
善而相承謂之輔廉潔而切直謂之弼

華嚴經第八十音義卷下
陳壽祺曰直立而敢斷下

當脫謂之儀三字廣心而從欲下當脫謂之丞三字以下文輔弼
二句文法知之又曰萬卷菁華前集引云道是周公也克是太
公也弼是召公也丞是史佚也故成王中立而聽朝則四聖維之
與前編所引不同此大戴記保傅篇及賈子新書文也克二書作
充此以文字相近類書誤耳

疏證曰列子天瑞篇舜問乎丞卽四鄰之丞也莊子書亦載之
丞或作丞誤史記夏本紀解欽四鄰爲敬四輔臣是四鄰卽四
輔文王世子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
必備惟其人是自虞至周皆有四輔之官皋謨所云四鄰卽洛
誥所云四輔特周之四輔知爲周公太公召公史佚四人虞則
不能指其人以實之耳孝經云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鄭注七
人者謂太師太保太傅左輔右弼前後疑丞維持王者使不危
殆邢疏引此大傳文云大傳四鄰則記之四輔兼三公以充七
人之數又引劉炫駁云洛誥云成王謂周公曰誕保文武受民
亂爲四輔罔命穆王命伯罔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
位之士匡其不及據此而言則左右前後四輔之謂也疑丞輔
弼當指於諸臣非是別立官也謹按周禮不列疑丞周官歷敘
羣司顧命總名卿士左傳云龍師鳥紀曲禮云五官六太無言
疑丞輔弼專掌諫爭者若使爵視於卿祿比次國周禮何以不

載經傳何以無文且伏生大傳以四輔解爲四鄰孔注尚書以
四鄰爲前後左右之臣而不爲疑丞輔弼安得又采其說也錫
瑞案劉炫信僞古文尚書僞孔傳而詆伏傳可謂眯目而道黑
白者矣荀子臣道篇曰有能比知同力率羣臣百吏而相與彊
君橋君君雖不安不能不聽遂以解國之患除國之大害成於
尊君安國謂之輔說苑臣術篇同白虎通諫諍篇曰左輔主脩
政刺不法賈子保傅大戴保傅作充充卽輔也說苑臣術篇曰
有能亢君之命反君之事竊君之重以安國之危除主之辱攻
伐足以成國之大利謂之弼大戴保傅篇曰右弼主糾害言失傾又曰
而諫切者謂之弼白虎通諫諍篇曰右弼主糾害言失傾又曰
前疑主糾度定德經大戴保傅作道道卽疑也保傅又曰博聞
弼記接給而善對者謂之丞白虎通諫諍篇曰後承主匡正
考變失諸書皆言有四輔與大傳大同小異安得以爲經傳無
文若以周官不列爲疑尚書立政官名皆不見於周官豈可謂
無此官乎保傅篇曰成王中立而聽朝則四聖維之是以慮無
失計而舉無過事淮南子曰心知規而師傳諭導口能言而行
人稱辭足能行而相者先導耳能聽而執政進諫是故慮無失
策謀無過事漢書谷永傳曰四輔旣備成王靡有過事皆本傳
文

古之帝王必有命民能敬長矜孤取舍好讓者命於其君然後得

乘飾車駢馬衣文錦未有命者不得衣不得乘乘衣者有罰後漢書王

符傳注又藝文類聚舟車部引同惟無命於其君四字不得乘作

不乘車又禮書卷十四引同未有命者作民之未命者又毛詩都

人士正義禮記大學正義御覽八百十五布帛部注飾漆之駢并

二路史後紀十一並節引好讓下有舉事力三字注也引鄭注云居士錦帶禮書十四引古者有命民有錦車駢馬

衣錦禮記玉藻正義引唐傳古者有疏證曰陳壽祺輯本以此文入唐傳蓋本玉藻正義以此文為

堯典車服以庸之傳然攷堯典車服以庸乃言黜陟諸侯考績

之事大傳有明文可據與此言命民無涉此言命民當為皋陶

謨車服以庸之傳皋陶謨言舉黎獻又有誰敢不讓敢不敬應

之文與此傳云敬長好讓之文相合則此當為皋陶謨車服以

庸之傳無疑玉藻正義云唐傳有誤陳本不可依用今移正之

御覽引韓詩傳與大傳文同下云是故其民雖有錢財侈物而

無禮義功德即無所用其錢財故其民皆興仁義而賤不爭貴

強不陵弱眾不暴寡是唐虞之所以象典刑而民莫敢犯也潛

夫論浮侈篇云古者必有命民然後乃得衣繒絲而乘車馬蓋

本大傳之義古者命民之制漢時猶行之史記平準書曰高祖

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漢書曰賈人不得衣錦繡綺絺絺紵

屬景帝二年詔曰賈人毋得衣錦春秋繁露曰散民不敢服雜

采百工商賈不敢服狐貉刑餘戮民不敢服絲元乘馬謂之服

制鹽鐵論曰士庶人老耄而後衣絲其餘則麻枲而已故命曰

布衣袁子正書曰漢制唯賈人不得乘馬車有古非命民不得

衣乘遺意又秦漢民爵近古之命民史記秦本紀曰秦王聞趙

食道絕王自之河內賜民爵各一級又曰秦始皇四年百姓內

粟千石拜爵一級漢書高帝紀五年詔曰異日秦民爵公大夫

以上令丞與亢禮其令諸吏善遇高爵稱吾意惠帝元年五年

高后元年皆賜民爵戶一級其後諸帝每有恩詔輒賜民爵蓋古命民遺意

古八家而為鄰三鄰而為朋三朋而為里五里而為邑十邑而為

都十都而為師州十有二師焉注州凡四十三萬二千家此蓋虞

夏之數也太平御覽百五十七州郡部三又禮記雜記正義節引

傳注云洛誥傳又藝文類聚八州郡部初學記州郡

部廣韻長安志卷二節引 又玉海二十地理戶口引此注云洛誥

疏證曰吳中本以此列虞夏傳陳壽祺輯本據禮記疏玉海定為洛誥傳據傳文引州十有二師注云虞夏之數此文當為虞夏傳無疑禮疏玉海疑有誤陳本未可依用今更正之段玉裁以大傳為廣雅所本廣雅釋地十邑為鄉十鄉為都疑今本大傳十邑之下有脫文錫瑞案王念孫廣雅疏證云各本作十邑為鄉十鄉為都若加以十都為師十二師為州則一州凡有四百三十二萬家與鄭注不合蓋後人以意加之也考書大傳及晉書地理志初學記太平御覽路史疏仡紀並作十邑為都今據以訂正據王說則大傳本無脫文段說非也晉書地理志亦以為昔在帝堯叶和萬邦之制可為虞夏傳之證

家不盈三口者不朋由命士以上不朋注或云黃帝法玉海二十

疏證曰命士即大傳所謂命民也不朋者優異之

八家為鄰三鄰為閭三閭為里五里為邑 華嚴經第六十七音義

也六字蓋音義之文 陳壽祺曰此朋字作閭疑誤

疏證曰此二條皆當屬虞夏傳華嚴音義可證

古者帝王升歌清廟之樂注清廟樂章名大琴練弦達越大瑟朱

弦達越以韋為鼓謂之搏拊何以也注練弦朱弦互文也越下孔

也凡練弦達越搏拊者象其德寬和君子有大人聲不以鐘鼓竿

瑟之聲亂人聲清廟升歌者歌先人之功德烈德澤也注烈業也故

欲其清也其歌之呼也 呼字一作歌 注呼出聲也曰於穆清廟肅雝顯

相注肅雝顯相四海敬和明德來助祭 傳注肅雝以下共十七字見毛詩清廟正義 於

者歎之也穆者敬之也清者欲其在位者徧聞之也故周公升歌

文王之功烈德澤苟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故書

曰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假此之謂也 儀禮經傳通解集傳集注卷二十七樂記全引傳注

又見通解續宗廟樂舞二十五又禮記樂記正義引首二句云虞夏傳又樂記正義引以韋為鼓以下八字又毛詩文王周頌譜清廟序清廟譜正義文選江文通禘祫詩白帖琴朱子詩集傳陳陽樂書並節引原本玉篇引傳大瑟絃絃達越大琴絃絃達越鄭注絃赤文也

疏證曰鄭注云清廟樂章名與前云招雍肆夏孝成皆樂章名一例不云卽是周頌清廟據大傳明引於穆清廟升歌文王則是周頌無疑蓋大傳引以釋經不得據此為古有清廟樂章之證也禮記樂記曰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注清廟謂作樂歌清廟也朱弦練朱弦練則聲濁越瑟底孔也畫疏之使聲遲也正義引虞書傳云云曰此云朱弦者明練之可知也云練則聲濁者不練則體勁而聲清練則絲熟而弦濁云越瑟底孔也故燕禮注云越瑟下孔也云畫疏之使聲遲也者熊氏云瑟兩頭有孔畫疏之疏通也使兩頭孔相達而通孔小則聲急孔大則聲遲故云使聲遲也淮南泰族訓曰朱弦漏越注朱絃練絲漏穿越琴瑟兩頭也大戴禮三本曰朱絃而通越與傳達越義合郊特牲曰奠酬而工升歌發德也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正義曰歌是人聲人聲可貴故升之在堂

匏竹可賤故在下然瑟亦升堂者瑟工隨歌工故也陳喬樞云大傳鐘鼓竽瑟之聲瑟當作笙字之譌也琴瑟皆堂上之樂儀禮席工於西階上工六人四瑟升自西階北面東上是瑟工與歌工皆在堂上故知竽瑟當為笙字之譌也案陳說是也爾雅釋樂曰大瑟謂之灑注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七絃大琴謂之離注或曰琴大者二十七絃未詳長短廣雅曰琴長三尺六寸六分五絃釋名釋樂器曰搏拊也搏拊以韋盛練形如鼓以手拊拍之也此傳釋經搏拊琴瑟之義也顯相當如儀禮孝顯相之義清廟為周公在洛邑祀文王之詩顯相卽謂周公鄭以為助祭義未塙通典引此傳曰案登歌各頌祖宗之功烈去鐘徹竽以明至德所以傳云其歌呼也云云

拊革裝之以糠

周禮太師疏載白虎通引尚書大傳又見禮記樂記正義引白虎通

疏證曰孔廣林曰周禮禮記疏兩引白虎通如此賈孔皆云今書傳無其文案白虎通今亦無此文其禮樂篇引書傳文搏拊鼓振以秉疑卽革裝以糠之譌段玉裁曰史記禮書尚拊隔徐廣曰一作搏隔搏隔蓋卽明堂位之搏拊尚書大傳謂之拊革史記謂之拊隔荀卿子謂之拊鞀鞀卽隔字也當是从拊革聲拊革拊隔拊搏三者異字異名各如字讀實一物也依漢人所

引尚書大傳則今文尚書搏拊二字作拊革錫瑞案搏拊本可單稱拊見周官禮記搏拊蓋搏其拊與鳴球文法相同大傳引書與古文不異又曰以韋爲鼓謂之搏拊則今文亦作搏拊不作拊革可知此云拊革裝之以韋當以拊字畧逗謂拊者用革而裝以韋耳非以拊革連讀白虎通用今文亦作搏拊若史記禮書卽取之荀子拊膈卽拊鞀之異文與大傳不必相合段以革膈鞀強合爲一疑鞀當作鞀鞀與搏音同似皆失之傳會書疏引鄭注云搏拊以韋爲之裝之以鞀形如小鼓所以節樂也一名相樂記云治亂以相注相卽拊也裝之以鞀形如小鼓周禮太師堂位搏拊注以韋鞀爲之充之以鞀形如小鼓周禮太師擊拊後鄭注拊形如鼓以鞀鞀爲之充之以鞀形如小鼓周禮太師以鞀賈疏引此傳文然則此傳所云革卽鄭所云韋矣

搏拊鼓振以秉琴瑟練絲徽弦鳴者貴玉聲也

白虎通禮樂

疏證曰白虎通禮樂篇曰所以用鳴球搏拊者何鬼神清虛貴淨賤鏗鏘也故尚書大傳曰搏拊鼓振以秉琴瑟練絲徽弦鳴者貴玉聲也陳立疏證本依盧改振以秉作裝以鞀又云鳴者當作鳴球者周禮疏引鄭書注云鳴球卽玉磬也磬懸也而以合堂上之樂玉磬和尊之也爾雅釋器云球玉也又釋樂注磬形如犁瑄以玉石爲之是也錫瑞案鼓振以秉義亦可通秉與

舜彈五弦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

風俗通卷六琴稱謹案尚書云云陳壽祺曰尚書無

此文蓋出書傳

疏證曰禮記樂記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注南風長養之風也以言父母之長養已其辭未聞也正義曰南風詩名是孝子之詩南風長養萬物而孝子歌之言已得父母生長如萬物得南風生也舜有孝行故以此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而教天下之孝也此詩今無故鄭注云其辭未聞也又曰如鄭此言則非詩凱風之篇也熊氏以爲凱風非矣案聖證論引尸子及家語難鄭云昔者舜彈五弦之琴其辭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鄭云其辭未聞失其義也今案馬昭云家語王肅所增加非鄭所見又尸子雜說不可取證正經故言未聞也

舜之時西王母來獻白玉瑄

風俗通聲音第六又漢書律志一上孟康注

疏證曰大戴禮亦有此文又風俗通孟康漢書注宋書樂志皆云漢章帝時零陵文學奚景於冷道舜祠下得笙白玉琯惟孟注無笙字盧注大戴作明帝時亦無笙字風俗通云夫以玉作音故神人以和鳳皇來儀也說文竹部管如簾六孔十二月之音物開地牙故謂之管重文琯古者管以玉下與風俗通文同

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元首君也股肱臣也

文選褚淵碑文注

疏證曰尚書正義曰釋詁云元良首也僖三十三年左傳稱狄人歸先軫之元則元與首各為頭之別名此以元首共為頭也君臣大體猶如一身故元首君也案臣作股肱明見皋謨鄒漢勛曰言汝翼敕作肱者言汝為敕作股者

